

付法藏因緣經卷第一

集一

後魏沙門吉迦夜共曇曜譯

敬禮無邊際 去來現在佛 等空不動智

救世大悲尊

昔婆伽婆於無量劫為衆生故求最勝道成就種種難行苦行捨所愛身頭目髓腦國城妻子宮殿臣妾投巖赴火斬截身體或時有為一四句偈剥皮為紙析骨為筆以血為墨書寫供養諮學明師稟受諸佛悲傷群生勞謙累德修萬善行發洪誓願如五百本生經

中廣說本學具足垂成正覺菩提樹下加趺而坐第六天魔深生愁毒念其道成必當勝我即率官屬十八萬億詣樹王下謂菩薩曰汝今宜可速起還宮若不爾者當持汝足擲大海外爾時菩薩如師子王心無驚畏告言波旬汝曾供養一辟支佛受八戒齋由斯福故得為天王然我已於阿僧祇劫具足成就難行苦行大地未有如針鋒許非吾昔日修苦行處假使魔衆如恒河沙不能傾動我之一毛云何汝今欲以吾身擲大海外魔復言

曰我於往昔施辟支佛得爲天王斯事可明  
今汝所說以何爲證於是菩薩伸手指地曰  
此知我爾時地神從金剛際踊身而出合掌  
白言誠如尊教有此地來我爲其神此地無  
有如針鋒許非是菩薩本行之處魔闍斯言  
顛倒而墮破魔軍已成最正覺三達獨照六  
通無礙具足大悲辯才無盡所可宣說人皆  
信受暢微妙法拯濟群生譬如金剛所擬摧  
壞如來教門亦復如是能滅衆生煩惱諸結  
遍遊國土聚落城邑以清淨法拔衆毒刺降

伏外學立最勝幢閉惡趣門開涅槃道化緣  
將畢垂當滅度告大弟子摩訶迦葉汝今當  
知我於無量阿僧祇劫爲衆生故勤修苦行  
一心專求無上勝法如我昔願今已滿足迦  
葉當知譬如密雲充滿世界降注甘雨生長  
萌芽無上法雨亦復如是能令衆生增善根  
子所以諸佛當加守護恭敬讚歎禮拜供養  
如我今者將般涅槃以此深法用囑累汝汝  
當於後故順我意廣宣流布無令斷絕迦葉  
白言善哉受教我當如是奉持正法使未來

世等豪競益唯願世尊不以爲慮是故如來滅度之後摩訶迦葉次宣正教集佛法藏化諸衆生其所度脫永不退轉彼大迦葉智慧淵廣名稱普聞功德具足今當隨順說其行願過去久遠毗婆尸佛化衆生已入般涅槃四部弟子咸生悲戀收取舍利起七寶塔表刹莊嚴殊特妙好時彼塔中有如來像面上金色少處缺壞時有貧女遊行乞丐得一金珠內懷歡喜意欲爲薄補像面上迦葉爾時爲鍛金師女即持往倩令修造是時金師聞

其爲福歡喜治之瑩飾旣訖用補像面因共願曰願我二人常爲夫妻身真金色恒受勝樂以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真金色生人天中快樂無極最後託生第七梵天時摩竭國有婆羅門名尼俱律陀於過去世久修勝業高才博達智慧深遠多饒財寶巨富無量金銀瑠璃珂貝璧玉牛羊田宅奴婢車乘比摩竭王千倍爲勝時瓶沙王金犁千具彼婆羅門恐與王齊招諸罪咎乃少其一唯有九百九十九具其家有甃最下之者直百千兩金以

釘釘之入地七尺豔不穿破如本不異以福德力財富如是雖饒財寶無有子息自念老朽死時將至庫藏諸物無所委付於其舍側有樹林神彼婆羅門爲求子故即往祈請經歷年歲了無徵應時俱律陀大生瞋忿語樹神曰我事汝來已經年歲都不見爲垂一福應今當七日至心事汝若復無驗必相燒剪樹神聞已甚懷愁怖向四天王具陳斯事於是四王往白帝釋帝釋觀察閻浮提內無福德人堪爲彼子即諸梵王廣宣上事爾時梵

王以天眼觀見有梵天臨當命終即告之曰汝若降神宜當生彼閻浮提界婆羅門家梵天對曰婆羅門法多惡邪見我今不能爲其子也梵王復言彼婆羅門有大威德閻浮提人莫堪往生汝必生彼吾相擁護終不令汝入邪見也梵天曰諾敬承聖教於是帝釋即向樹神說如斯事樹神歡喜尋詣其家語婆羅門汝今勿復起恨於我却後七日當滿願願至七日已婦覺有娠足滿十月生一男兒顏貌端正身真金色光明赫奕照一由旬相

師占曰此兒宿福有大威德志力清遠不會世務必當出家得無著果年雖童稚志念清淨行慈溥施少欲知足恒觀世樂無常危脆未曾暫生愛樂之想爾時父母見其如是甚懷愁惱而相謂言是兒生時相師占曰必當出家今設何方斷絕其意覆自思惟世可耽者唯有美色當為選擇端正良匹用斷其情至年十五欲為娉妻迦葉聞之深生愁惱白父母言我志清淨不須妻也如是至三父母不聽於是迦葉知事難免便設權謀白父母

言能為我得金色女人姿容超世然後乃當開意納之若不得者終不取也爾時父母敬念彼故不違其語即時延召諸婆羅門遣行國界若有女人身真金色端嚴殊妙為我娉之諸婆羅門便共為謀鑄金為人顏貌奇特眾共舉之遊諸聚落高聲唱言若有女人見此金神禮拜供養未來必得微妙智慧身真金色諸女聞已皆出禮敬時有一女顏容瑣偉體紫金色稟性和柔智慧深遠即是往日金珠女也以昔勝緣有此妙身立志堅固獨

不出外諸女咸問不出之意答言諸姊我意  
閑寂不怖餘願故不出耳時諸女人強將此  
女往觀金神此女光明形貌姿容映蔽金神  
悉不復現諸婆羅門即為婢之遂相然可計  
期成婚彼女聞之亦甚愁惱志不自從即便  
行嫁二人相對志各疑絜雖為夫妻了無欲  
意共立要曰我等今者宜各異房不相媿近  
爾時父母知是事已即便勅人去除一室令  
共同處空其室內唯置一牀於是迦葉更共  
妻要今此室中唯有一牀我等二人理無同

寢我若眠息汝當經行汝若睡眠我當經行  
後於中夜迦葉次行妻時睡眠手垂牀前外  
有毒蛇從戶而入欲螫其妻迦葉慈愍即便  
徐前以衣裹手舉置牀上妻便驚寢而責之  
曰今汝丈夫無志乃爾共我立誓要不相近  
今復何緣竊舉吾手迦葉答言我無欲情而  
近汝也蛇從外入規欲相螫恐為傷告舉汝  
手耳毒蛇猶在即便示之妻意乃悟於是夫  
妻深厭諸有不生甘樂如人淨洗不喜塵垢  
詣父母所求欲出家既蒙聽許便作沙門清

真守素無爲無欲在於空閑勤修苦行於是  
迦葉作是誓言世界所有成羅漢者我悉皈  
依作是語已出家威儀所有諸戒皆悉具足  
逮至如來成一切智於王舍城頒宣妙法爾  
時迦葉被糞掃衣來詣佛所稽首禮敬合掌  
而立白佛言世尊我今歸依無上清涼願哀  
納受聽在末次世尊歎曰善來迦葉即分半  
座命令就坐迦葉白佛我是如來末行弟子  
顧命分座不敢順旨是時衆會咸生疑曰此  
老沙門有何異德乃今天尊分座命之此人

殊勝唯佛知耳於是如來知衆心念欲決所  
疑即宣迦葉大行淵廣世尊又曰我今所有  
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以自莊嚴迦  
葉比丘亦復如是又於往昔過去久遠時有  
聖王號文陀竭高才超世智慧無倫時天帝  
釋欽敬其德遣七寶車造闕迎王時乘天車  
飛空而往天帝出迎與共同坐相娛樂已送  
王還宮佛告比丘爾時天帝今迦葉是文陀  
竭王則吾身是迦葉往昔以生死座命吾同  
坐故吾今日成無上道以正法座報其本恩

爾時世尊即爲迦葉如應說法示教利喜譬  
如鮮淨白氎易受染色即於座上得阿羅漢  
三明六通具八解脫高才勇猛儀相安詳常  
與如來對坐說法時諸天人謂世尊師於是  
迦葉即辭如來往耆闍崛山賓鉢羅窟其山  
多有流泉浴池樹林翳鬱華果茂盛百獸遊  
集吉鳥翔鳴金銀瑠璃羅布其地迦葉在斯  
經行禪思宣暢妙法度諸衆生至後世尊垂  
入涅槃放勝光明大地震動便作是念將非  
如來欲入涅槃現斯相耶即入三昧以天眼

觀見於世尊熙連河側全身捨壽作是觀已  
慘然不悅如來涅槃何斯駛哉世間眼滅不  
善增長即與眷屬前後圍繞向拘尸城禮覲  
世尊於其前路見一梵志右手執持曼陀羅  
華迦葉問言汝從何來識吾師不答曰識之  
入般涅槃已經七日一切人天大設供養吾  
從彼間得斯華來時諸比丘聞是語已皆大  
悲惱舉身投地號哭哽咽淚下如雨咸作是  
言咄哉無常有大勢力能壞如是功德寶聚  
枯竭法海摧倒法幢世間閻冥永失大明一

切衆生無所宗仰增長惡道減損天人奇哉  
無常深可厭患譬如電光理無久停無常迅  
駛亦難可保能壞盛年色力壽命殄滅一切  
世間歡愛愚人保之智者不也於是迦葉與  
諸比丘即便前行至雙樹間繞棺三匝稽首  
作禮而說偈言

超哉三界乘 永度生死流 寂然無相願  
微妙難思議 佛日甚明淨 能除愚癡闇  
積劫修苦行 誓度諸苦人 云何於今者  
棄捨大慈悲 全身處金棺 寂然安不動

唯願天人尊 顯現金色身 普令一切衆  
興起無量願

爾時世尊於金棺內千張氈守出金色足光  
明照耀猶如盛日棺氈無虧而足顯現一切  
大衆見是事已倍更悲惱號哭哽塞爾時迦  
葉徧袒右肩接足作禮重說偈言

如來足踝滿 千輻相輪現 指纖長柔軟  
合縵網成就 大悲濟群生 斷世衆疑結  
是故我今日 頂禮最勝足 我證四眞諦  
說佛功德聚 已讚歎恭敬 宜還斂足入

爾時迦葉令諸力士更以千疊用纏佛身香油  
灌上而閉棺蓋積栴檀薪閣維如來阿難  
見火悲泣哽咽號哭懊惱而說偈言

怪哉無常甚可憂畏 能滅如是 功德寶聚

世尊此身清淨無垢 今在金棺 以千疊纏

香油流灌 然栴檀薪 微妙勝身 為何所在

爾時迦葉以乳滅火說偈讚曰

千疊纏身 火耶旬之 佛神力故 內一衣在

外亦不燒 唯中都盡 此勝神力 不可思議

摩訶迦葉說是偈已告諸比丘佛已耶旬世

尊舍利非我等事何以故國王長者大臣居士  
求最勝福自當供養我等宜當結集法眼  
無令法炬速疾磨滅為未來世當作照明紹  
隆三寶使不斷絕爾時迦葉與諸比丘至王  
舍城賓鉢羅窟阿闍世王得無根信及至如  
來滅度之後群臣相與咸共議曰大王信心  
猶如巨海超諸人天世界之上若聞世尊入  
涅槃者涕血必當從面流出身體分散命不  
云遠當設何方令免斯難時有一臣名曰雨  
舍智慧淵廣善於方便造一銅池縱廣數仞

以淨香油盈注其內令阿闍世王坐斯池中而復更以鮮淨白氈圍畫如來本行之像所謂菩薩從兜率天化乘白象降神母胎父名白淨母曰摩耶處胎滿足十月而生生未至地帝釋奉接難陀龍王及跋難陀吐水而浴九摩尼跋陀大鬼神王執持寶蓋隨後侍立地神化華以承其足四方各行滿足七步至於天廟令諸天像悉起奉迎阿私陀仙抱持占相既占相已生大悲苦自傷當終不覩佛興詣師學書技藝圖讖處在深宮六萬姝女娛

樂受樂出城遊觀至毗迦羅園道見老人及以沙門還詣宮中見諸姝女形體狀貌猶如枯骨所有宮殿塚墓無異獸惡出家夜半踰城至鬱陀伽阿羅羅等大仙人所聞說識處及非有想非無想定既聞是已深諦觀察知非常苦不淨無我捨至樹下六年苦行便知是苦不能得道爾時復到阿利跋提河中洗浴爾時有二放牛女人欲祠神故以千頭牛犢取其乳飲五百頭如是展轉乃至一牛即取其乳煮用作糜涌高九尺不棄一滴有婆

羅門問言姊妹汝莫此糜欲上何人女即答  
曰持祠樹神婆羅門言何有神祇能受斯食  
唯有食者成一切智乃能受汝若斯之供於  
是女人便奉菩薩即為納受而用食之然後  
方詣菩提樹下破魔波旬成最正覺於波羅  
柰為五比丘初轉法輪乃至詣於拘尸那城  
力士生地入般涅槃如是等像皆悉圖畫王  
問群臣汝作何等答言大王我畫如來功德  
之像次至世尊滅後形變王便驚愕舉身毛  
豎深生悲戀思慕如來此池中油五分之一

忽然流注入王身中譬如焦鑿投之大池水  
自滲入彼亦如是由斯因緣命得全濟阿闍  
世王信敬隆篤感戀如來其事若此聞迦葉  
往甚大歡喜嚴治道路燒香散華自乘白象  
出迎迦葉王昔見佛自投象下恭敬禮拜見  
迦葉時亦復如是摩訶迦葉神力接之令無  
傷害即告王曰佛力殊勝不同聲聞聲聞入  
定乃有神足自後見我勿投象也王言敬諾  
即白迦葉世尊涅槃我竟不見尊若滅度願  
必垂告迦葉曰善因告王言如來世尊智慧

深遠能滅衆生三毒熾火能枯十二因緣大  
樹諸天世人皆蒙饒益今入涅槃世間眼滅  
生老病死憂悲衰惱如是等苦轉更熾盛我  
欲爲彼而作慧明共諸比丘集佛法藏王於  
今者宜辦供具王言善哉願諸聖士恒受我  
供於是迦葉告阿那律諸羅漢中誰不來者  
阿那律言憍梵波提在尸利沙宮猶未來此  
爾時迦葉告黎婆提汝可往彼尸利沙宮語  
憍梵波提大迦葉等今有僧事要須相見時  
黎婆提飛空而往具陳上事爾時尊者問黎

婆提世尊何在而云迦葉黎婆提言佛入涅  
槃法橋已壞法山已崩法燈已滅黑闇時至  
憍梵波提歎曰苦哉世間空虛魔王波旬今  
當喜矣凡愚衆生無明所蔽流轉生死沒在  
魔網十力世尊勉而出之今入涅槃永無救  
護哀哉衆生深可悲愍告黎婆提汝可爲我  
頂禮迦葉及餘聖衆如我辭曰憍梵波提白  
大迦葉世尊若在我當往彼禮拜供養今入  
涅槃世間空虛觀閻浮提無一可樂如大龍  
王旣捨身已龍子必隨我亦如是今欲涅槃

作是語已即便滅度如是諸人聞佛滅度悉  
 入涅槃迦葉唱言未集法藏勿涅槃也時諸  
 比丘問大迦葉先集何法迦葉答言先修多  
 羅又問使誰集修多羅大迦葉言阿難比丘  
 多聞總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最  
 後法中利安衆僧知見具足佛常讚歎宜可  
 使彼集修多羅爾時迦葉即告阿難汝於今  
 者可演法眼阿難曰諾觀察衆心而說偈言  
 比丘諸眷屬 離佛不莊嚴 猶如虛空中  
 衆星之無月

說是偈已禮衆僧足即昇法座而說是言如  
 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柰鹿野苑中古仙住  
 處爲比丘初轉法輪謂苦聖諦如是廣說  
 說是語已五百羅漢飛昇虛空高聲唱言奇  
 哉無常甚大迅速如河駛流逝而不返我等  
 昔者自覩世尊今乃言聞皆各悲泣而說偈  
 言  
 咄哉諸有苦 迴動如水月 不堅如芭蕉  
 亦如幻影響 如來大雄猛 功德超三界  
 猶爲無常風 漂流而不住

五百羅漢說是偈已還復本座爾時迦葉問  
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耶皆曰不異世尊  
所說於是迦葉命優波離集毗尼藏迦葉自  
集阿毗曇藏集法藏已摩訶迦葉即說偈言  
以此尊法輪 濟諸群生類 十力尊所說  
皆當勤修行 此法是明燈 能破諸黑闇  
諸賢宜受持 慎勿生放逸  
爾時迦葉入願智三昧觀所集法無闕少耶  
思惟已訖知皆具足便作是念如來大師我  
善知識利安饒益如母愛子我今以法益同

梵行示未來世作大悲想欲使大法流布不  
絕始於今者報如來恩我年朽邁身為老壞  
臭爛之體甚可厭惡無常危敗不可依恃恒  
為諸苦之所惱害誰有智者當樂此身我今  
宜可入般涅槃復便思惟我今當往大慈大  
悲佛婆伽婆真善知識無量淨善功德所熏  
微妙舍利所在之處皆往禮拜恭敬供養即  
飛虛空至四塔前禮拜供養復詣八塔至心  
恭敬譬如鴈王飛到大海娑伽羅宮禮敬佛  
牙如大壯士屈伸臂頃至忉利天釋提桓因

與諸天衆出迎迦葉禮敬供養摩訶迦葉告  
帝釋曰我欲涅槃禮如來髮故來至此釋提  
桓因聞是語已心懷惆悵悲泣懊惱自取佛  
髮敬授迦葉迦葉受已至心禮敬牛頭栴檀  
以用供養供養已訖語諸天子五欲無常不  
可久保如華上露見陽則晞唯有善法深可  
願樂當觀苦空慎莫放逸作是語已從彼天  
沒還王舍城阿難隨逐未曾捨離恐入涅槃  
或不覩見後於少時摩訶迦葉告阿難曰汝  
獨入城我亦當往爾時迦葉著衣持鉢入王

舍城作是念言阿闍世王本與我要若涅槃  
時必來見我我今當往告之可乎到王門下  
語守門人爲我白王摩訶迦葉今在門外欲  
得相見守門人言王今睡眠若覺之者恐貽  
罪累迦葉語言王若覺者好爲我語摩訶迦  
葉欲入涅槃來與王別不見而去於是迦葉  
至雞足山於草敷上加趺而坐作是願言今  
我此身著佛所與糞掃之衣自持已鉢乃至  
彌勒令不朽壞使彼弟子皆見我身而生厭  
惡復作是念阿闍世王若不見我沸血必當

從面而出命不全濟若使彼王與阿難來山  
當爲開令其得入若還去者復當還合便捨  
命行唯留少壽應時大地六種震動釋提桓  
因與諸天子以曼陀羅華天諸末香供養舍  
利生大悲惱而作是言如來滅度感戀未息  
迦葉涅槃增我悲惱賓鉢羅窰即便空曠巷  
里窮酸苦厄羸劣貧露孤寒彼恒矜愍今捨  
之去誰當覆護如十五日天無雲翳月及衆  
星處空顯現如來聖衆亦復如是住在世間  
猶若星月死無常雲如何卒起一旦隱蔽最

勝福田諸天如是極生悲感哀摧號哭啼泣  
懊惱共相裁抑歸還天上阿闍世王於睡卧  
中夢屋梁折尋便驚覺心生惶怖門人白王  
摩訶迦葉欲入涅槃來與王別正值眠息今  
我致意即便迴還王聞是事悶絕躡地冷水  
灑面方得醒寤舉聲大哭涕泣盈目我何薄  
祐垢障深厚諸聖涅槃不一覩見即詣竹園  
禮阿難足問言迦葉滅度未耶阿難答言已  
涅槃矣今在何處我欲供養於是阿難共阿  
闍世王向雞足山王旣到已山自開闢迦葉

在中全身不散曼陀羅華以覆其上王見是  
 已發誓號哭舉身投地積諸香木欲闍毗之  
 阿難問言欲作何等答曰欲耶旬阿難言曰  
 摩訶迦葉以定住身待於彌勒不可得燒彌  
 勒出時當將徒眾九十六億至此山上見於  
 迦葉時彌勒眾皆作是念釋迦如來弟子身  
 形卑陋若此彼佛亦當與斯無異於是迦葉  
 踊身虛空作十八變變為大形充滿世界時  
 彌勒佛即就迦葉取僧伽黎是時大眾見其  
 神力除憍慢心成阿羅漢王供養已還歸本

國時雞足山還合如初

付法藏因緣經卷第一

第一

十五

音釋

鍛都玩切 鑄陟慮切 鏹入範切 踝戶瓦切 蹠居侯切  
治金也 金也 皮切 訖逆切 兩旁也  
取牛乳也 糜忙皮切 鑿訖逆切

付法藏因緣經卷第二

集二

後魏沙門吉迦夜共曇曜譯

摩訶迦葉垂涅槃時以最勝法付囑阿難而  
作是言長老當知昔婆伽婆以法付我我年  
老朽將欲涅槃世間勝眼今欲相付汝可精  
勤守護斯法阿難集二曰諾唯然受教於是阿難  
演暢妙法化諸衆生然其宿世有大功德智  
慧淵廣多聞博達佛所咨嗟總持第一悉能  
聽受諸佛法藏如大巨海百川斯納名稱高  
遠衆所知識如是功德不可窮盡我當隨順

說其因緣乃往古世阿僧祇劫定光如來時  
爲沙門畜一沙彌常令讀誦日夜誡勅無有  
休廢若經少闕即便呵責時此沙彌爲師乞  
食若少稽留經不充限極爲其師之所罵辱  
於是沙彌甚爲愁惱爲師乞食且誦且行時  
有長者怪而問之沙彌答曰吾師嚴峻令我  
誦習乞食稽留則不充限以是事故每行誦  
誦長者答言勿生憂苦從今以後常相供給  
宜當精勤誦習經典時此沙彌不復行乞專  
心誦讀從此以後經常充足爾時沙彌即世

尊是施食長者阿難是也。以斯福緣阿難比丘智慧深妙，總持強識，多聞弘廣，不可稱記。至婆伽婆成無上道，宣暢妙法，化諸衆生。於是阿難即自思惟：世間牢獄不可愛樂，五欲如幻，無有堅實，甚可畏惡。過於毒蛇盛年，勇壯顏容，姿美悉爲老病之所殘害，無常迅駛如瀑河流，吞滅一切恩愛，集會古昔諸王，威德自在，爲無常風之所吹壞，憂悲衰惱衆苦相續，愛羅刹女常欺衆生。我當云何得免？斯難復作。是念如來世尊神智超世，本從釋氏

出家學道，我今應當往爲弟子。即至佛所，求哀。出家佛言：善來！便成沙門。爾時如來即爲說法，所謂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爲不淨，出要最善。意即開解，成須陀洹。佛於後時，心念侍者時，憍陳如即往佛前，求爲給侍。佛言：憍陳如，汝年老，第二須人瞻視，云何爲我而作給侍？如是五百大弟子咸至佛所，求爲侍者。皆不聽許。禮佛而退，時目捷連以他心智觀，如來心在阿難所。如日初出，光照西壁，與諸比丘告阿難曰：佛須仁者，以爲給侍，宜可速往。

禮覲勝覺阿難言曰如來威德猶如大龍今我穢弱不敢奉命諸比丘言阿難當知世尊專心唯在仁者當速奉覲不宜久停阿難敬諾即求三願如來故衣願勿與我所有遺食願賜餘人進現時節隨我裁量三願若遂乃當受教時諸比丘往世尊所稽首作禮具陳上事如來歎曰善哉阿難有大智慧善知時宜不但今日久遠亦然汝等善聽吾當宣說乃往過去阿僧祇劫有王治世住婆翅城於此城中有婆羅門名俱樓陀聰明博達天才

超世國人居士皆悉宗敬多饒財寶百千萬億無子紹繼每懷憂惱請祈諸天經十二年最大夫人便覺有娠日月已滿生一男兒身紫金色顏貌端正相師占曰福德此子即爲立字號曰大施年漸長大求父出遊父即勅集二令嚴治道路燒香散華作衆妓樂大施於是出外遊觀即於前路見有乞人著弊壞衣卑言求哀大施問曰何故若此乞人答言我本孤貧病苦所逼身命旣切是故行乞大施聞之慘然歎曰群生之類一何可愍愚癡蔽心

沉沒五欲爲老病死之所惱害方於其中坦然快樂不修善業受斯惡果怪哉大險甚可怖畏小復前行見有屠獵羅縠飛鳥耕墾魚捕多所傷害大施問言何故若此諸人答曰我祖父來素爲斯業仰此濟命兼供王役一旦捨之便當貧乏大施聞之益增傷感便自思惟興大悲意哀哉衆生愚無慧日久積罪業貧窮羸劣處大黑闇甚可怖畏今復更造如斯惡業殺害衆生斷他愛命惡業增長不善滋息輪迴五道何由得出我今宜當方便

救護生死惱熱爲作清涼作是念已即入大海詣龍王宮求如意珠見一金城光明赫奕毒蛇圍繞不可得近即入慈定履上而過龍王出迎禮拜恭敬相慰問已俱共入宮問言仁者何故至此大施答曰閻浮提人爲貧窮故極多傷害命終必當生三惡道我愍彼故歷險來此求如意珠欲免其苦願見遺給利益衆生龍王曰善不違來教願少留停爲我說法大施許之住經四月演暢諸法名字本末次第隨順解其句味龍王至心聽受思惟

問訊起居甚得時宜進現時節而自我量過  
四月已大施辭退龍解髻珠而用與之因發  
誓曰大士慈悲甚極弘廣必當得成自然正  
覺願我得為多聞弟子於是大施以如意珠  
兩眾七寶閻浮提人皆悉安樂修行十善命  
終生天比丘當知爾時大施即吾身是彼時  
龍王阿難是也在龍王中尚知時宜況於今  
者而不通達於是阿難給侍如來善能隨順  
聞持法藏初無漏失逮及世尊於雙樹林垂  
般涅槃問憍陳如阿難所在答言今在娑羅

林外為諸魔眾之所擾亂深入邪網甚大苦  
惱除佛如來無能救護文殊師利白佛言世  
尊此大眾中有諸菩薩於無量劫發菩提心  
人修願行得不退轉如是等比善能受持諸  
佛法藏何緣顧問阿難所在佛告文殊阿難  
比丘事我來久初無過咎具足成就不可思  
議所聞之法善能受持譬如瀉水置之異器  
為諸眾生所共瞻仰是故我問阿難所在今  
去此會十二由旬為諸魔眾之所惱亂汝持  
我呪往彼解之文殊師利即至魔所說陀羅

尼魔聞是已即放阿難與文殊俱來至佛所  
 稽首禮敬却坐一面爾時世尊於中後夜入  
 般涅槃一切天人大設供養氎纏闍毗其事  
 都訖摩訶迦葉與諸羅漢於王舍城欲集世  
 眼阿難爾時猶在學地以漏未盡不預聖眾  
 時有比丘名婆闍弗即以偈頌而覺悟之  
 勝哉多聞士 安靜林樹間 當觀一切法  
 虛偽不堅牢 生死多過患 涅槃最清淨  
 瞿曇子宜應 勤修無漏行 如是當不久  
 必受第一樂

阿難聞已竟夜經行雖加勤苦不得羅漢身  
 體疲懈便欲眠息頭未至枕得無著果三明  
 無礙六通清徹即便飛往賓鉢羅窟在門外  
 立而說偈言  
 多聞辯才 給侍正覺 瞿曇阿難 今在門外  
 爾時迦葉說偈答曰  
 汝若盡眾苦 棄捨煩惱擔 宜應現神力  
 令眾咸證知  
 於是阿難即以神通從石壁入禮眾僧足隨  
 次而坐受迦葉命演集勝眼乃至迦葉入涅槃

繫時共阿闍世王至雞足山燒香散華讚歎  
供養王言仁者如來迦葉入般涅槃自我多  
殃悉不覩見尊若滅度唯願垂告阿難曰善  
敬承來教於是遊行宣暢妙法化諸衆生皆  
令度脫最後至一竹林之中聞有比丘誦法  
句偈

若人生百歲 不見水潦涸 不如生一日  
而得覩見之

阿難聞已慘然而歎世間眼滅何其速哉煩  
惱諸惡如何便起違反聖教自生妄想無有

慧明常處癡闇永當流轉生死大海為老病  
死之所惱逼便語比丘此非佛語不可修行  
汝今當知二人謗佛一雖多聞而生邪見二  
不解深義顛倒妄說有此二法為自毀傷不  
能令人離三惡道汝今當聽我演佛偈

若人生百歲 不解生滅法 不如生一日  
而得解了之

爾時比丘即向其師說阿難語師告之曰阿  
難老朽智慧衰劣言多錯謬不可信矣汝今  
但當如前而誦阿難後時聞彼比丘在竹林

下猶誦前偈即問其意答言尊者吾師告我  
阿難老朽言多虛妄汝今但當依前誦習阿  
難思惟彼輕我言或受餘教即入三昧推求  
勝德不見有人能迴彼意便作是言異哉無  
常甚大雄猛散壞如是無量賢聖令諸世間  
皆悉空曠常處黑闇怖畏中行邪見熾盛不  
善增長誹謗如來斷絕正教永當沉沒生死  
大河開惡趣門閉人天路於無量劫受諸苦  
惱哀哉世間深可矜愍今此比丘我躬爲說  
反納邪言不受吾教我當向誰說如斯事世

間衆苦不可願樂此身不堅腐敗危脆猶如  
聚沫須臾變滅端正容貌甚可愛著衰老既  
至將安所在覆以薄皮謂爲嚴飾膿血內流  
惡露不淨有爲無常甚大迅速一視息頃四  
百生滅譬如虛空震雷起雲暴風卒起尋便  
散滅五欲不堅亦復如是共相恩愛安隱快  
樂無常既至誰有存者世間衆苦甚難久居  
我於今日宜入涅槃又吾大師及同梵行如  
是之等皆悉滅度我於今者豈宜久停復作  
是念阿闍世王與吾有要我宜應當至彼語

集三

七

之即詣王宮告守門者爲我白王阿難在外將欲涅槃故來相見門人答曰王今眠睡若覺寤者罪我不少阿難語言王若覺者宜可爲我具宣斯意阿闍世王夢蓋莖折即便驚寤門人向王具宣上事王聞是已悶絕躡地冷水灑面良久乃蘇發聲號哭哀動天地植曾叫喚生大憂苦而作是言嗚呼怪哉世間眼滅三界苦惱誰當勉濟昔日世尊慈悲深厚爲諸衆生作大依止自入涅槃世間孤露摩訶迦葉有大名稱次補如來演法教化而

復滅度法輪衰損瞻仰阿難猶如日月今入涅槃更何恃怙法水清淨洗滌塵勞誰復頒宣饒益一切是諸衆生常有渴愛誰澍法雨充足之者三界群生永當流轉受諸苦惱何有窮竟魔王歡喜大得眷屬善法漸盡諸惡熾盛即問門人阿難所在園神白王向毗舍離即嚴四兵往恒河側阿難乘船在河中流王即直進稽首白言三界明燈已棄我去今相憑仰願勿涅槃阿難默然而不許可於時大地六種震動時雪山中有五百仙見斯相

已咸作是念以何因緣有此異相觀見阿難  
將欲滅度即便飛空往詣其所稽首作禮求  
哀出家即化恒河變成金地爲諸仙人如應  
說法鬚髮自落成阿羅漢咸悉俱時入般涅  
槃阿難念曰佛記罽賓當有比丘名摩田提  
於彼國土流布法眼即便以法付摩田提踊  
身虛空作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分身爲四  
分一分向忉利天與釋提桓因一分與大海  
娑伽龍王一分與彼毗舍離子一分授與阿  
闍世王如是四處各起寶塔燒香散華供養

舍利摩訶迦葉垂涅槃時告阿難曰今以法  
寶用相委累長老於後若入涅槃王舍大城  
有一長者名商那和修高才勇猛有大智慧  
已於過去深種善根故發意入海採取珍寶  
迴還願作般遮于瑟爲佛如來造經行處後  
當建立高門樓屋所爲旣訖可度出家如來  
法藏悉付囑之是故阿難臨當滅度而告之  
曰佛以法眼付大迦葉迦葉以法囑累於我  
如我今者涅槃時至以法寶藏用付於汝汝  
可精勤守護斯法令諸衆生服甘露味商那

和修答曰奉教我當擁護如斯妙法普爲一切作大明炬於是次宣無上法藥療煩惱病濟度群生其德高遠久修願行多聞總持辯才無盡今當敷演彼功德聚乃往過去阿僧祇劫商那和修時爲商主共諸賈客五百人俱欲入大海採求珍寶於其前路見辟支佛身嬰重病氣命羸憊與諸商人即便停住推求醫藥而療治之盡心承給無所乏少病遂除差體力充足是辟支佛著商那衣爾時商主以諸香湯浴辟支佛上妙氎衣而用奉獻

白言大聖此商那衣極爲弊惡唯願受我所奉衣服辟支佛言施主宜知我以此衣出家成道復當著此而入涅槃商主聞之甚懷悲惱白言大聖願勿滅度宜可與我共入大海吾當終身供給所須衣服卧具病瘦湯藥辟支佛言不能入海我於今者欲般涅槃汝於福田宜生深心未來必當獲大果報即飛虛空作十八變還就本座而入涅槃商主悲哀啼哭哽噎積諸香水而用闍毗收集舍利起塔供養因發誓曰願我來世值遇聖師復過

於是使我所有諸功德聚威儀法式及以衣服如今此聖等無有異由斯願力甚大雄猛處於母胎著商那衣乃至與身俱共增長出家受戒得道涅槃是商那衣未嘗離體因即號曰商那和修如來昔遊摩突羅國見青樹林敷榮茂盛告阿難曰見此林不阿難言曰唯然已見佛言此是優留茶山吾滅度後當有比丘名商那和修於此山中起僧伽藍說法教化多所利益商那和修既從海還大獲珍寶往詣竹林禮阿難足白言大聖我本入

海願安隱還為佛及僧設大施會今佛世尊為在何處阿難答曰已入涅槃聞是語已悶絕躄地以水灑面方得醒悟發聲號咷悲泣斷絕自拔頭髮塵土全身槌骨大叫淚下如雨便作是言無常大惡壞斯寶聚世間孤露永無恃怙我何薄祐罪障深厚佛日明淨而不覩見永當沉沒三有苦海復問阿難摩訶迦葉大目犍連舍利弗等悉為在不阿難答曰皆以滅度既聞是語倍增憂感白言大聖我本入海願安隱還為佛及僧設大施會我

集二

十

於今者欲爲聖衆辦少微供唯願哀愍而見聽許阿難答言善哉長者能知世間不安危脆於勝福田起堅固業長者當知諸法無常無我我所譬如假借不可久保若汝欲得無上利者宜於福田起殷重業此之果報不可沮壞商那和修即便嚴辦爲般遮于瑟種種充足造經行處及門樓屋其事訖已阿難告曰汝爲財施最大希有今復宜當作於法施此施微妙甚爲弘廣勝於財施百千萬倍商那和修問言何名法施阿難答曰於佛法中

出家學道說法教化利益衆生是名法施商那和修答言善哉甚適我願於是阿難度令出家與受具戒白言大師我本生時著商那衣今當盡形受持此服作是語已得總持力所聞之法未曾忘失成阿羅漢有大功德逮十一及阿難入涅槃後頒宣妙法饒益衆生阿難所持八萬四千諸法藏門商那和修悉能憶念譬如瀉水置之異器彼能受持亦復如是以真淨法遊行教化最後次至摩突羅國於曼陀山欲起住處時彼山中有二龍子毒害

熾盛不可擾近商那和修即以神力震動此  
山龍大嗔怒起惡風雨商那和修入慈三昧  
以定力故龍毒消滅即大驚怖生信敬心問  
言尊者有何教誨商那答曰佛記此山有僧  
住處是故我欲於中建立龍子白言若實佛  
記善哉相聽商那和修即於彼山營建住處  
禪室經行皆悉具足内外空閑無諸憤鬧造  
住處已便作是念佛記罽賓安隱豐樂國土  
閑靜離諸妨難清涼少病甚可經行我今應  
當至彼處也即便飛空往罽賓國入定歡喜

而說偈言

常著商那衣

成就五支禪

山巖空谷間

坐禪而念定

風寒諸勤苦

悉能忍受之

心善得解脫

智慧自莊嚴

猶如空野象

坦然無憂患

時優波毘多有五百弟子猶處生死不得解  
脫心生憍慢甚大貢高優波毘多即入三昧  
觀此諸人與已無緣唯有吾師乃能化度便  
至心念商那和修商那和修即以神力如大  
鵝王從空飛來至其所止優波毘多行至餘

處唯諸弟子而獨見之商那和修衣裳麤弊  
髮爪長利至優波毘多房坐其座上優波毘  
多弟子咸生瞋忿是何弊人處我師座即欲  
驅逐使令出外如須彌山不可傾動欲出惡  
言口自噤閉即共相將至優波毘多所白言  
大師有老比丘形容憔悴到師座處加跌而  
坐優波毘多念言自非吾師無能坐者至房  
便見商那和修頭面著地稽首作禮弟子念  
言師雖爲禮盛德勝之商那和修知其弟子  
僞慢未息手指虛空便下香乳如高山頂懸

泉流注問言優波毘多是何定相優波毘多  
即入三昧深心觀察不能曉了即問其師是  
何三昧商那和修答言此即名爲龍奮迅定  
如是次第五百三昧問其名字都不了知商  
那和修一一爲說毘多白言我之所得盡從  
師受唯是三昧我非其器毘多當知如來三  
昧諸辟支佛不識其名緣覺三昧一切聲聞  
莫能解了大目犍連舍利弗等所入三昧其  
餘羅漢不能測度吾師阿難三昧定相我悉  
不知今我三昧汝亦不識如此三昧我涅槃



付法藏因緣經卷第三

集三

後魏沙門吉迦夜共曇曜譯

尊者阿難以法付囑商那和修而告之曰世尊昔遊摩突羅國顧命我言於此國中當有長者名為耄多其子號曰優波耄多於禪法中最高第一雖無相好化度如我我滅度後與人饒益其所教化無量眾生皆悉解脫得阿羅漢汝當於後度令出家若涅槃者付其法藏商那和修臨涅槃時告耄多曰佛以正法付大迦葉迦葉次付吾師阿難阿難以法

囑累於我我當滅度以付於汝汝可精勤擁護世眼優波耄言唯然受教於是演暢無上妙法光宣正化濟諸群生其德淵廣難可限量過去久修無上勝行雖為禽獸常化眾生摧伏外道建大法幢以慈悲雲普覆一切如是功德今當略說昔婆伽婆在舍衛國給孤獨園優波耄多時為尼乾名曰薩遮智慧淵妙議論絕倫深生貢高擅步天下銅鏐纏腹首戴盛火而作是言吾智盈滿恐出於外由是事故以鏐自纏世間昏闇無所覩見欲以

集三

光明照其盲冥聞佛世尊住舍衛國便欲造  
詣諍誦言辯有人語曰汝若見佛智當虧滅  
光明自滅便至佛所白言瞿曇我欲出家智  
慧若與舍利弗等心則甘樂設不及者吾當  
還家世尊告曰假使汝積百千萬身欲望得  
及舍利弗者終無是處梵志聞已辭佛而退  
其去未久佛告衆會我滅度後滿一百年此  
人爾時得羅漢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脫慧燭  
獨照廣化衆生其所度脫不可稱數衆會聞  
已生希有心又復尊者於過去世那由他劫

優留茶山有辟支佛與其同類五百人俱諸  
仙人衆亦住山側五百獼猴處在一面時獼  
猴王發生大信深修善本常採華果施辟支  
佛復於一時緣覺之衆端坐思惟入于三昧  
獼猴學之結跏趺坐後辟支佛俱入涅槃獼  
猴過華都無取相挽衣推排亦不動搖便知  
滅度深生悲惱向山一面見諸仙人修大苦  
行眠卧棘上翹足倒懸五熱炙身投巖赴火  
獼猴即時收其灰棘除棄糞土牽足令舒便  
於其前跏趺而坐仙人見之怪其若此尋學

獼猴端坐繫念無師自覺成辟支佛便作是念今我得道由此獼猴即以香華而用供養時獼猴王優波耄是爲畜生時尚能覺悟志甚黠慧利智辯才逮至商那和修欲付其法觀察耄多爲生子耶入定思惟知未出世與諸比丘詣耄多舍乃至漸少單已獨往耄多問曰何獨無侶答言長者我無俸祿有信出家乃見隨耳耄多復言吾樂世俗不能出家若後生子當相奉給商那和修答曰善哉後生一子名阿失波耄多年漸長大往從索之

耄多答言唯有一子理無相與若更生者必相奉給後復生子名難陀耄多便往從索答言尊者我今二子仰理生業小者守護大子聚斂家業如是可得大富以斯因緣不得相與若生第三然後奉給商那和修知其二子與道無緣亦不慇懃而往求索後生一子容貌端正即字名曰優波耄多柔和善順性好慈愍聰慧辯才其心弘廣厥年十二巧於市易有來買者常多與之商那和修觀其生未知優波耄出世已久即往其所而問之言汝

今入市爲當淨心不淨心耶優波邇多言何  
名淨心不淨心乎答言若心與貪癡合名爲  
不淨若不與俱是則名淨漸以方便教令繫  
念若起惡心當下黑石設生善念下白石子  
即便如教攝念不散善惡心起輒便投石初  
黑偏多白者尠少漸漸修習白黑正等至滿  
七日心轉純淨黑石都盡唯有白者商那和  
修作是念言今此善心皆已滿足遊觀時至  
可爲說法卽爲宣說四聖具諦應時逮得須  
陀洹道時突羅城有一姪女名娑須達多諾

邪媚妖幻姦諂遣使詣市求買妙華使人爭  
往優波邇多所大得好華奉娑須達女怪華  
多問使人曰汝將不盜得是華耶使人答言  
我不盜得從市買之有人名白優波邇多仁  
慈寬慧性好平均以斯因緣得多華耳又復  
此人形容姿麗大家若見死終無恨時娑須  
達遣人延召優波邇多都不許可慇懃求請  
終不移操有長者子共姪女宿值有估客從  
遠方來大賣珍寶求女交通時彼女人貪其  
寶故殺長者子埋置舍內其家眷屬遍行推

求至姪女舍掘地得之向其國王具陳斯事  
即取姪女斬截手足剝其耳鼻棄於塚間優  
波毘多作是念曰彼以榮色本來召我以是  
因緣止而不去今為解脫宜往化之即將侍  
者至姪女所婆須達言我本端妙顏容姿偉  
爾時相召不能臨顧今既殘毀何用來為答  
言姊妹我為觀汝實相故來不為欲也汝本  
以色誑惑衆生凡夫無智橫起倒想今自應  
當諦觀此色無常危脆猶如聚沫覆以薄皮  
外現嚴飾筋骨相連涕唾不淨譬如畫瓶盛

滿臭穢愚不覺知深生染愛智者了之終不  
樂著假以香華澡浴衣服外現莊嚴內實不  
淨大海淵廣可知滴數此身過患甚難窮盡  
是故諸佛恒常訶責未曾一念生願樂想姪  
女於時心漸開悟於佛法中深生敬信白言  
仁者所說誠諦唯願為我廣敷演之優波毘  
多即為宣暢一切有為衆苦積聚如癰如瘡  
如箭入心生老病死輪轉無際無常敗壞不  
堅速朽如臨死囚命不云遠譬如牢獄人無  
愛樂猶路上果衆所共擲此身可惡會歸磨

滅烏鵲狐狼競共散食風吹日曝青爛臭處  
髮毛爪齒狼藉在地如此之身豈可愛樂宜  
勤方便而求解脫姪女開解得法眼淨命終  
即生三十三天優波耄多因觀諸法苦空無  
常應時逮成阿那舍果商那和修復詣耄多  
而告之言汝本有要期與我子今集三已成長與  
我可乎優波耄多性能市肆貪其若此復不  
肯與尊者語言佛記此人於百年後大作佛  
事饒益衆生汝可開心與我此子耄多聞已  
便聽出家商那和修將至僧坊度令出家與

受具戒羯磨已訖得羅漢道三明六通具八  
解脫巧於言辭所演無盡心自念曰我於今  
者已覩法身未見如來相好之體思惟是已  
深生哀戀爾時有一老比丘尼年百二十曾  
見如來優波耄多知彼見佛欲至其所尋遣  
使者告比丘尼尊者耄多欲來相見時比丘  
尼即以一鉢盛滿中油置戶扇後優波耄多  
到其所止當入房時棄油數滴共相慰問然  
後就坐問言大姊世尊在時諸比丘輩威儀  
進止其事云何比丘尼言昔佛在世六群比

丘最爲麤暴雖入此房未曾遺我一滴之水  
大德今者智慧高勝世人號爲無相好佛然  
入吾房棄油數滴以是觀之佛在時人定爲  
奇妙優波邇多聞是語已甚自悔責極懷慚  
愧比丘尼言大德不應自生恥恨如佛言曰  
我滅度後初日衆生勝二日者三日之人益  
復卑劣如是展轉福德衰耗愚癡闇鈍善法  
羸損況今大德去佛百年雖復爲作非威儀  
事正得其宜何足爲怪爾時邇多而問之言  
姊見如來其事云何比丘尼曰昔佛在世我

年二十始欲行嫁失一金釵墮深草中求之  
不得復以燈燭遍照推覓求之至疲了無髮  
第正值如來遊行而過金光晃耀如百千日  
幽闇之處普皆大明微細諸物而悉顯現尋  
見我釵因即取之以斯緣故吾得見佛優波  
邇多聞是事已倍生悲戀歎未曾有商那和  
脩即告之曰佛記於汝在百年後坐禪第一  
大化衆生今正是時宜作饒益令諸群生服  
甘露味優波邇言唯然受教於摩突國雲集  
衆會如半月坐而爲說法所謂施論戒論生

天之論欲爲不淨出要最善魔王波旬便生  
愁怖而作是念優波邇多大集衆會必當教  
令出吾境界我今當往壞其衆意於說法時  
兩真金寶或雨華瓔光色明淨化作白象七  
寶莊嚴現爲女人端正奇特舉會觀視無聽  
法心於三日中演深法味乃至無有一人得  
道魔王歡喜深自慶幸優波邇多即入三昧  
觀察思惟是誰所作魔王復以真珠花瓔著  
其頸上尊者即觀知魔所爲便作是念惡魔  
妬弊壞亂正法如來何故而不調伏即觀佛

心使已化之便以三屍謂蛇狗人化作華鬘  
感魔令至而謂之曰汝與我鬘深感厚施今  
還以此用相酬贖魔大歡喜舒頸受之至其  
頸已還見死屍蟲蛆欲出臭爛難近魔見是  
事深生厭惡語優波邇汝今云何以斯死屍  
繫吾頸耶尊者答言比丘不應華鬘莊嚴汝  
以邪惡爲我著之今還爲汝著臭死屍正得  
其宜不應瞋恨魔以神力欲去此屍如須彌  
山不可移動生大瞋恚踊身虛空向諸天衆  
求解死屍諸天皆言此是大聖之所爲作吾

集三

七

等庸劣豈能除去復詣梵王求脫屍縛梵王  
答言十力弟子所作神力吾今凡陋豈能解  
之假使劫燒旋監猛風不能得脫此死屍縛  
寧以藕絲懸須彌山欲脫此屍無有是處如  
因地倒還扶而起汝若歸依優波鞠多此死  
屍縛容可得解爾時波旬受梵王教除憍慢  
心深生敬信往尊者所五體投地白言大德  
佛初成道坐樹王下我率官屬而往逼燒從  
是惱亂不可稱數未一惡言而見輕辱大悲  
淵廣如須彌山汝阿羅漢少慈忍力於天人

前而見凌毀優波鞠多答言波旬汝大愚癡  
無有智慧以聲聞人用比如來欲以芥子等  
須彌山螢燭之光齊暉日月牛跡之水同大  
海量如來大悲二乘所無以是緣故不相加  
報今我狹劣少悲忍心由斯因緣故相毀辱  
又復如來欲使我後降伏於汝汝因斯故敬  
信於佛由此善心不墮三惡洗滌塵勞破諸  
罪業魔聞是已生大歡喜舉身毛豎生希有  
心白言仁者我由汝故起敬信心汝便於我  
乍大饒益今可見爲解是三屍尊者答言汝

於正法更莫燒害然後乃當為汝解之魔言  
 受教尊者又言我不得見如來色身汝昔曾  
 覩宜為我現魔言仁者我現佛身勿為吾禮  
 優波鞠言當如所說即便為解三種死屍魔  
 入林中變形如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形貌  
 可特如融金聚光明照耀儀相安詳化為比  
 丘前後圍遶若鵝王超從林而出優波鞠多  
 見便歡喜一心觀察而說偈言  
 咄哉無常無悲愍心能壞如是上妙色身  
 優波鞠多一心瞻仰目不暫捨內懷踊躍說

偈讚曰  
 快哉清淨業 能成是妙果 非自在天生  
 亦非無因作 面如紫金色 目淨如青蓮  
 端正超日月 奇妙勝華林 湛然若大海  
 不動如須彌 安步猶師子 顧視同牛王  
 無量百千劫 淨修身口意 以是故獲得  
 如此殊妙身 怨見尚歡喜 況我不欣慶  
 優波鞠多說是偈已觀佛心至不覺為禮魔  
 言仁者何故如此答言波旬我知世尊久已  
 滅度見此容貌若似覩佛歡喜內發是故禮

耳魔服本形歸還天上於第四日魔更來下  
以大音聲普告一切諸仁者欲得富樂生人  
天中欲求涅槃第一安隱不見如來大悲說  
法悉當往詣優波邇所聽受妙法至心修行  
時突摩羅城男女大小聞於尊者摧伏惡魔  
集三  
百千萬人皆共雲集優波邇多上師子座隨  
其所應說種種法百千衆生得須陀洹道萬  
八千人成阿羅漢從是已後所化無量爲阿  
恕伽王興大饒益彼王功德深遠超勝於三  
寶所得不壞信以善緣故得斯勝果昔佛住

在迦蘭陀林日時已到將諸比丘入城乞食  
於其路次見二童子一名德勝二名無勝以  
土造作城舍倉庫因復名爲稻粟麻麥即共  
聚斂置於倉內如來光明皆悉照耀同作金  
色無不清徹德勝歡喜掬少沙土奉獻如來  
其身卑小不能得及無勝低跪令土奉之於  
是世尊即便微笑爾時阿難尋白佛言如來  
何緣現斯笑耶佛告阿難汝今見是二童子  
不唯然已見此童子者我百年後爲轉輪王  
四分之一於華氏城正法治世分我舍利處

處流布造作八萬四千寶塔即以此土授與阿難塗房四壁足得周遍於百年後果得爲王暴虐無道多所殺害造作獄城外可愛樂令一惡人名曰耆黎立大鑊湯鐵丸刀劍如是等事種種備足外來入者皆悉治罪有長者子出家爲道遊行乞食入愛樂獄尋欲還出耆黎止之即便舉聲而大啼哭獄卒問曰何故若此比丘答言我不畏死爲善利耳吾始出家未證道味人身難得佛法難遇今我值之而空受死思惟是事故大悲泣耆黎答

言王先有教人此獄者終不聽出比丘復言我今定死願赦七日當就刑戮爾時獄卒尋聽許之阿恕伽王宮中姝女與他男子共相調戲王大瞋怒付獄治罪尋以鐵杵碎之如塵骨肉分散猶如聚沫比丘觀已深生厭惡即便歎曰信哉大悲所言誠諦說色無常譬如泡燄不堅速朽甚難久保先此女人顏容敷悅今更求之將安所在人命虛偽無可守護尊貴貧賤愚智不同生雖差別等有斯死譬如百川泉源各異未有一流不入大海人

亦如是同趣死處爲業長短受生脩促未幾  
時間會亦歸滅此身臭穢不淨可惡薄皮覆  
蔽妄生愛想不觀其內種種過惡怪哉生死  
嬰愚所樂非是賢聖遊心味著如是觀察從  
夜至旦便斷衆結得須陀洹轉復精勤獲羅  
漢道滿七日已耆黎語言汝期今至可就刑  
戮比丘答曰我夜已過我日已出所作已辦  
隨汝治罪者黎瞋恚置鑊煮之燄熱猛盛轉  
更清涼怪其若此至鑊而觀見鑊中生千葉  
蓮華時彼比丘跏趺坐上爾時耆黎尋往白

王王將眷屬而來觀之於是比丘踊身虛空  
作十八變王見斯事歎未曾有而作是言我  
等今者同稟人形威德奇妙差別乃爾吾今  
未達唯願宣說爾時比丘欲化彼王即作是  
言我斷衆結解脫三有離諸動亂寂然安樂  
大王當知佛記於汝百年之後王華氏城分  
布舍利廣建寶塔汝今云何返造斯惡殘害  
衆生無悲愍心王今應當滿足佛意施與衆  
生無畏之樂王聞是已極自悔責歸依三寶  
生敬信心收集如來功德舍利造作八萬四

千寶塔作塔已訖至雞頭末寺合掌而問上  
座耶舍此閻浮提頗有如一我受記者不耶舍  
答曰佛記尊者優波毘多於百年後興大饒  
益王復問言彼清淨人出世未也答言大王  
久已生世得羅漢道於憂陀山圍遶說法王  
即嚴駕欲往禮覲尋遣使者白言大聖阿恕  
伽王欲來問訊尊者念言此處隘陋不容多  
人我今宜應躬自往彼即便嚴備向華氏城  
王聞歡喜掃治巷路燒香散華作衆妓樂尋  
與群臣出迎尊者當見之時五體投地至心

瞻仰目不暫捨白言大聖我得為王自在快  
樂不如今日一相覩見心大歡喜而說偈言  
佛雖入寂定 尊者今補處生 今應見教勅  
我當隨順學

於是尊者手摩王頂以偈答曰

謹慎恐怖莫放逸 王位富貴難可保  
一切皆當歸遷滅 世間無有常住者  
三寶難遭汝今遇 恒當供養莫休廢  
爾時阿恕伽王即請尊者入於宮內安置寶  
座自扶而上白言大聖佛所遊方行住之處

悉欲起塔增長衆信尊者讚言善哉善哉我  
今當往盡示王處即嚴四兵便共發引向林  
微尼園示佛生處乃至復詣拘尸那城化緣  
訖已入涅槃處王聞是語悶絕躡地冷水灑  
面方乃惺悟於是諸處悉皆起塔施百千兩  
金然後乃去復更示王舍利弗等五百羅漢  
功德之塔王皆禮拜施金供養最後往至薄  
拘羅塔王言此塔有何功德答曰大王佛記  
此人無諸衰病乃於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  
佛滅度之後時薄拘羅依一寺住見諸豪貴

來供衆僧尊者爾時醉酒而卧心自念言我  
既貧乏當何以施吾今正有一訶黎勒衆僧  
若有病患之者可以施之用療其疾即便鳴  
椎白言施藥時有比丘甚患頭痛向知藥人  
索訶黎勒知藥者言有人施藥汝可取服爾  
時比丘往彼取藥服之以訖病尋除愈由是  
緣故九十一劫生人天中未曾有病最後生  
一婆羅門家其母早終父更娉妻時薄拘羅  
年在童幼見母作餅而從索之後母妬弊素  
懷憎惡即便擲置餅爐之中其火燄熾以鋏

覆上父從外來遍求推覓即於爐中而得其子後於一時母復煮肉而是小兒便從往索母益瞋恚擲置釜中湯甚沸熱而不燒爛父復求覓了不能得而作是言我子今者爲何所在時薄拘羅釜中而應父即出之平全如故母於後時至一河上彼薄拘羅牽衣隨後住示三母大瞋忿而作是言此何鬼魅妖祥之物雖復燒煮不能令死即便舉之擲著河中值一大魚尋便吞食以福緣故猶復不死有捕魚師釣得此魚持來詣市而銜賣之索價既多

人無買者從旦至暮將欲臭爛薄拘羅父於市遊行見此大魚便作是念今斯魚者其肉甚多將欲臭壞索價無幾我今宜可買而持歸便與其錢取魚還家即以利刀開破其腹時薄拘羅在魚腹內高聲唱言願父安詳勿令傷我遂開魚腹抱而出之年漸長大就佛出家得羅漢道具諸功德年百六十未曾有病乃至無有身熱頭痛少欲知足常樂閑靜未曾教人一四句偈王聞是已遣持一錢布施此塔輔相白王同是羅漢云何獨以一錢

用施王語臣曰以其自度不能化人塔神不受還授與王輔相言曰真是少欲乃至一錢尚不欲受況其多乎如是五百大阿羅漢皆有本緣略而不說阿恕伽王供養如來聲聞塔竟歡喜合掌而說偈言

設百千祠方得爲人我今便爲不空受生  
遇良福田具造勝業以危脆財而修堅法  
我所起塔嚴閣浮提猶如白雲莊校虛空  
說此偈已頂禮而去詣菩提樹而作是言我  
今欲爲二種之福一以千瓶盛滿香湯灌菩

提樹二當建立般遮于瑟即自洗浴著新淨衣上高樓上四方頂禮而作是言願諸聖士皆受吾請立語已訖十方羅漢飛空而來三道聖人凡二十萬亦悉雲集留上座處無敢坐者王問衆僧何故留此空坐處耶耶舍答曰有大羅漢名賓頭盧如來所記能師子吼其三威德高勝今當來此王聞是已身毛皆豎如優鉢羅華十初始開敷即便合掌瞻仰而待時賓頭盧與諸羅漢如鵝王飛從空而下一切衆會皆起恭敬王見尊者眉髮秀白身體相

好如辟支佛即為作禮五體投地問言大聖見如來不答曰曾見色若金聚面如滿月三十二相莊嚴其身梵音深妙大悲窟宅王又問言於何處見尊者答曰在王舍城夏安居時我在其中見勝福田乃至汝昔以土施佛佛記汝時我亦得見爾時彼王以國所有妻子眷屬金銀瑠璃牛羊田宅及自己身宮人姝女盡施眾僧請稱其名造般遮于瑟灌菩提樹後自斟酌為僧行食時賓頭盧用酥澆飯阿恕伽王白言大聖酥性難消能不為疾

尊者答曰不為患也何以故佛在時水與今酥等是故食之終不成病爾時尊者欲驗斯事伸手入地下至四萬二千餘里即取地肥而示於王王今當知眾生薄福肥膩之味皆流入地是故世間福轉衰滅王供養已歡喜而退王有一弟名宿駄吒十五邪見熾盛憎惡沙門王以方便令改邪心應時出家得羅漢道後為一羗之所殺害時眾疑問優波鞠多以何緣故彼宿駄吒生處豪貴為羗所殺尊者答言善聽當說過去久遠迦葉佛時曾供眾

僧由斯福故生生常處尊榮富貴又過去世  
 作一獵師張布羅網不得禽鳥見辟支佛心  
 生瞋恨即以利劍用斬其首由此業故墮大  
 地獄生常為人之所殺害雖得道果猶被苦  
 毒

付法藏因緣經卷第二

音釋

翹居六切 鏢音葉切 捕訖岳切 翹邪亮切 鈔蘇典切  
 也也 鼻倪制切 脆七辭切 物物 賤徐辭切 蛆子余切  
 也也 掬居六切 物物 鏃扶古切 街切  
 也也 賁奉物也 餅魚到切 釜馥屬切 街切

永樂北藏

付法藏因緣經

第一二九册

付法藏因緣經卷第四

集四

後魏沙門吉迦夜共曇曜譯

阿恕伽王復有一子名曰法益顏色端正眼甚奇妙時有一鳥名拘那羅其目明淨狀似彼兒因號此子為拘那羅長為娉妻字真金髮王將子至雞頭末寺上座耶舍知當失眼而告之曰眼者無常會當摩滅不可恃怙宜勤精進求勝解脫時拘那羅受教還宮觀察斯眼苦空敗壞王大夫人名帝失羅又於拘那羅極生愛著欲火熾盛逼共交通王子為

性素自貞潔立志堅固而不從命帝失羅又甚懷瞋恚時拘那羅治在得叉尸羅城內彼大夫人常伺其便會遇王病甚大困篤夫人療治尋即治差求願七日代居王位既蒙聽許便欲報怨密為封書令挑其眼王子奉教求一惡人令出右眼置掌而觀便念耶舍本所勸誠而作是言實哉尊教誠諦不虛說眼無常猶如幻化昔謂斯眼奇特微妙今日深觀何可愛著我當捨此危朽之法專求最勝清淨慧眼作是觀時得須陀洹更出一眼重

深思察狀惡情至逮斯陀舍其妻金鬘聞夫  
挑眼號哭兩淚驚泣而來見已悶絕良久乃  
蘇時拘那羅偈曉之曰

昔吾為惡業 今日自還受 一切世界苦  
恩愛會離別 汝當諦思惟 何應大啼哭

城中人民驅其夫妻令出遠外展轉周遊向  
華氏城彈琴求哀乞匄自活遂至王宮在象  
廐內鼓琴清歌自宣苦事王聞樂音髮鬢欲  
識遣人往看是拘那羅即召令入王見子已  
悶絕躡地舉聲流涕身體戰慄問拘那羅言

誰毀汝眼急可語我當治其罪拘那羅言父  
不聞耶昔日如來猶受業報如斯報者甚大  
勢力一切賢聖尊貴貧賤無有方便能得免  
脫我自宿業招斯禍酷王莫愁惱令心憔悴  
阿恕伽王雖聞此語猶為憂火焚燒其心復  
語子言誰壞汝眼我當屠割磨滅其身轉相  
推問知帝失羅叉王即召來而語之曰何地  
載汝不自淪陷實我怨家外詐親近有何因  
緣壞吾子目我今當以刀輪劍樹斬截汝身  
令如塵末棄汝屍骸臭穢之處糞汁惡毒灌

注汝口時拘那羅聞王此語於帝失羅又起  
大悲心而白父言彼以愚癡造斯過患由此  
緣故今被毀辱王是智者豈應同之今若復  
欲加報於彼必當累劫共為怨害如是展轉  
何有窮竟大王當知譬如因聲即便響應此  
身如是由之有苦又此身者眾惡根本所以  
諸佛常念棄捨若令此法決定安樂何故智  
者恒生馱患由是觀之身為苦本無量眾惡  
之所積聚大王且聽如世嬰兒未識義理罵  
辱父母無謙敬心而此父母豈於其兒起瞋

恨耶一切眾生亦復如是常為煩惱之所覆  
蔽愚癡無智猶如小兒云何於彼而生瞋恚  
王心毒盛不受其語大積薪油而焚殺之時  
眾疑問優波鞠多以何緣故今此王子生尊  
貴家而被挑目尊者告曰善聽當說昔波羅  
奈有一獵師向於雪山值大雷雨有五百鹿  
共入一窟時彼獵人欲盡殺之便作是念若  
都殺者則皆臭爛且挑其眼漸漸食之即時  
尋找五百鹿眼由斯緣故至今受報又復久  
遠迦羅鳩佛滅度已後時彼國王名曰端嚴

收佛舍利起七寶塔後更有王心無敬信壞塔取寶唯留土木舉國人民皆悉悲泣有長者子來問其意衆人答曰迦羅鳩佛寶塔毀壞由斯因緣是故啼哭長者子聞尋更修治如前嚴飾造彼佛像相好姝妙因發願曰使我來世如彼世尊得勝解脫由斯業故生尊貴家得淨妙果阿瑟伽王眷屬如是皆捨重擔咸離生死王之信心深遠難量見諸沙門若長若幼皆迎問訊恭敬爲禮時有一臣名曰夜奢無信敬心邪見熾盛而作是言阿瑟

伽王甚無智慧自屈貴德禮拜童幼王聞且已便勅群臣各令推覓百獸之頭唯使夜奢獨求人首即受王命咸皆推覓既得之已悉來奉王王令持往詣市街賣未幾時間諸頭普售夜奢人頭都無買者經數日中將欲臭爛白言大王此頭難售尚無欲見況有買者王問夜奢何物最貴答言大王人爲殊勝王言人若勝者何故不售夜奢答曰人生雖貴死則卑賤王言我頭同此不也夜奢惶怖俛仰而對答言王頭亦同此賤王言吾頭設卑

賤者汝何怪我禮敬童稚卿若是吾真善知識宜當勸我以危脆頭易堅固首如何今者止吾爲善時臣夜奢方自悔責迴改邪心敬信三寶王後一時間優波毘多昔佛在日誰施最多尊者答言須達長者施甚弘廣金滿百億用奉如來王自念曰彼尚能施爾所珍寶況我今者豈不及之便計先來所施之物凡得九十六億兩金會遇重病知命將終便自涕泣生大苦惱有臣名曰羅提毘即是本日隨喜童子以斯福故得爲輔臣智慧淵博

善能言辭見王愁惱合掌白王言譬如盛日衆共瞻仰王之盛德亦復如是咸爲一切所共恭敬今王遇病如日將沒國土人民無不悲懼大王今當聽臣所說三界無常遷流不住雖少壯老會歸磨滅譬如石山四方俱至何有智者而能免脫世間衆生亦復如是受五陰身死山來逼假使造作百千方便種種呪術藏隱逃避未見有能得免離者是故諸佛恒說無常甚大雄猛王當深觀若斯之理宜自裁抑何應愁惱王告臣曰我不畏死怙

愛財寶正以遠離諸賢聖眾施百億金四億  
 未滿以是因緣我故悲耳羅提毘言庫藏甚  
 多可施令足阿恕伽王即以七寶施雞頭末  
 寺立拘那羅子式摩提以為太子邪見惡臣  
 語太子曰阿恕伽王命臨欲終散諸庫藏汝  
 若紹位無所資用今應遮斷勿從其意時式  
 摩提信受邪說以一金盤為王送食王即迴  
 施雞頭末寺後以瓦器半菴摩勒持與王食  
 王召群臣而問之曰此閻浮提誰為其主諸  
 臣答言唯王統御答曰非也我唯於此半菴

摩勒而得自在便作是言咄哉富貴甚可惡  
 賤榮位如幻不久散滅雖居尊貴終歸墜落  
 我為人帝威德無倫臨終貧乏唯有半果故  
 知世間皆為虛誑愚人甘樂賢聖所訶即向  
 群臣而說偈言

諦哉如來教 所演誠不虛 廣宣生死過  
 無可愛樂者 我本處尊貴 威德少倫匹  
 小王及人民 無一不瞻仰 今日福將盡  
 飢困自纏逼 猶如暴河流 觸山無復勢  
 我昔濟貧乏 拯救諸苦惱 如何於今日

由處斯卑賤 始知尊貴位 易滅不堅牢

解脫寂靜樂 唯是最為快

說是偈已即命一臣汝持此果向雞頭末寺  
如我辭曰阿恕伽王禮衆僧足我唯於此半  
菴摩勒而得自在一切所有皆悉亡失此果

雖尠是最後施唯願衆僧愍我貧苦而爲納  
受上座耶舍告衆僧曰汝等當觀阿恕伽王  
受福快樂總御天下今爲群臣所共制奪唯  
於半果得自在分當知生死甚可厭患富貴  
五欲不久敗壞威勢自在須臾殄滅咄哉三

有難可久居即勅典事令磨此果用置羹中  
使一切僧普得其供阿恕伽王命垂欲絕問  
羅提毘此間浮提誰得自在羅提毘言唯有  
王耳旣聞是語即起合掌遍觀四方而作是  
言唯除庫藏今以四海一切大地悉施佛僧  
及自昔來所作功德不求生死轉輪帝釋願  
來生處速證道果函印題封付羅提毘於是  
氣絕遂便命終依轉輪王莊嚴殯葬如是尊  
者優波毘多開發王心增長其信有善方便  
教化衆生無不解脫是時宿羅城中有一商

主名為天護甚大敬信欲入大海採求珍寶  
若海迴還為僧造作般遮于瑟至海採寶安  
隱還歸起意便欲設大施會有比丘尼得阿  
羅漢觀察衆中誰為福田又復思惟何者僧  
首見諸羅漢及與學人斷煩惱穢堪受供養  
觀一比丘名阿沙羅未得解脫最居僧首時  
比丘尼即往語言大德今者應自莊嚴時此  
比丘不達其意便著淨衣剃髮澡浴復於後  
時此比丘尼更語阿沙羅教令嚴飾時阿沙  
羅極大瞋忿我隨汝語甚自嚴潔有何醜惡

屢出斯言比丘尼曰大德當知此俗莊嚴非  
佛法也佛法莊飾謂獲四果奇哉大德甚為  
輕劣長者天護欲設大會其受供者多諸賢  
聖汝為僧首未免生死以有漏心最初受供  
是故我今欲相覺悟阿沙羅聞慘然悲泣自  
惟老朽何能盡漏比丘尼言佛法無時豈少  
壯老宜可往觀優波鞠多彼必相令得免諸  
苦比丘即詣優波鞠多正值僧浴同現神變  
阿沙羅歡喜即說偈言  
和合共一處 跏趺若龍蟠  
咸皆入寂定

寂然不傾動 普放淨光明 猶如百千日

雖同人形類 功德甚高遠

優波毘多見其調順即爲說法成阿羅漢爾時復有一優婆塞向婆羅門說言無我婆羅門言誰爲此說答言優波毘多常宣無我但假和合而言我耳時婆羅門至尊者所優波毘多知其心念即爲宣說一切無我譬如空山起呼聲響諦觀思惟了不可得但因五陰和合而成誰有智者計爲其實時婆羅門即便開悟成須陀洹度令出家得羅漢道有族

姓子詣優波毘多出家學道常好睡眠懈怠懶惰雖爲說法都無所獲尊者教令樹下坐禪即於樹下尋復睡卧毘多化作深坑千仞比丘見已極生惶怖一心專念優波毘多尊者爾時化作小徑令此比丘從中而過自念其師免吾斯難優波毘多即語之曰此之恐怖少不足言三界受生老病死苦常隨行人不曾捨離地獄苦痛百萬種如此之畏甚過斯坑時此比丘不復眠睡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於東方國有族姓子信樂佛法出家學

道善能營事無不成辦經歷多時復生疲厭  
即往尊者優波耄多所尊者觀察知此比丘  
為福未具故不得道即令為僧遊行教化受  
教入城處處求索有一長者見而問之答言  
長者尊者耄多使我教化今此城中誰是篤  
信長者復言比丘勿餘處去一切所須當相  
奉給即為辦具比丘得已於上座前持食長  
跪一切眾僧皆為呪願呪願已竟成阿羅漢  
有一比丘性嗜飲食由此貪故不能得道優  
波耄多語令就房以香乳糜而用與之語令

待冷然後可食比丘口吹糜即尋冷語尊者  
言糜已冷矣尊者告言此糜雖冷汝欲火熱  
應以觀水滅汝心火復以空器令吐食出既  
吐食已還使食之比丘答言涎唾以合云何  
可食尊者語言一切飲食與此無異汝不觀  
察妄生貪著汝今當觀食不淨想即為說法  
得羅漢道有一比丘深愛樂身愛樂身故還  
欲歸家辭優波耄多路宿天廟尊者即化作  
一夜叉擔負死人至此天寺復有一鬼從後  
而來於是二鬼共爭死屍紛紜鬪訟不能自

決其前鬼言我有證人即共問之誰死屍耶  
其人惶怖便自念言我於今者定死無疑寧  
以實語而取屠滅語前鬼言此是汝屍後鬼  
瞋恚拔其手足前鬼即取死人補之其體平  
復如本不異於是二鬼共食餘肉食肉已竟  
即便出去此人即便自愛心息還詣尊者出  
家精勤於後不久得阿羅漢於南天竺有族  
姓子出家學道愛著自身洗浴香塗好美飲  
食身體肥壯不能得道往尊者所求受勝法  
優波邇多觀察此人以著身故不得漏盡語

言比丘能受我教當授汝法化作大樹使令  
上之四邊變為深坑千仞令放右手乃至都  
放此人爾時分捨身命盡放手足即便到地  
不見深坑及與大樹為說法要得羅漢道有  
一比丘心甚慳貪以斯因緣不得道迹優波  
邇多教令布施答言我貧用何等施優波邇  
多遣二弟子坐其左右身出光明比丘歡喜  
減少食施後得好食便生喜悅念言少施尚  
得多報若多施者報不可量即破慳心為說  
深法應時逮得阿羅漢果有族姓子出家學

道優波毬多為說法要尋便見諦得須陀洹  
作是念言我斷三結更何求進遊縱自在極  
至七生尊者告曰生死之法甚可惡賤猶如  
糞穢多少皆臭即便將至旃陀羅村見一小  
兒體生惡瘡蟲血雜出甚大苦惱問言比丘  
見此兒不此小兒者是須陀洹佛昔在世有  
一羅漢身小患痒搔之有聲維那瞋曰今汝  
身有蛆蟲瘡耶宜可出向旃陀羅村羅漢語  
言今汝得罪莫出斯言時此維那即便懺悔  
精進修習得須陀洹後自懈怠不求上進故

生此家受斯苦惱小復前行見有一人為火  
所燒身體焦爛苦痛難忍轉更前進復見有  
人犯王憲法以身貫著大木標上發聲哀號  
極生苦惱爾時尊者問比丘言汝豈見此二  
人不耶比丘白言唯然已見尊者告曰此前  
人者是斯陀含集四後所見者阿那含也咸皆懶  
惰不求上進故生人中受斯楚毒是故汝今  
宜自精勤早求解脫比丘聞已日夜修學不  
久便得阿羅漢道尊者即為真陀羅子說諸  
法要成阿那含命終往生淨居天上摩突羅

國有一長者生育一子年始一歲即便命終如是次第至六長者生始一歲而復命終最後復生一長者家厥始七歲為賊將去優波耆多觀此小兒應現得道化作四兵欲捕彼賊賊見惶怖求哀禮拜為說法要得須陀洹持此小兒施優波耆多於是尊者度此童子及與羣賊皆今出家為說妙法得羅漢道語此小兒今可觀察汝之親族而化度之即便觀見七世父母憂愁涕哭憶念其子便到其家語言長者我是汝子莫大愁惱為宣法要

得初道果次第第六家皆亦如有族姓子信佛出家坐禪獲得世俗四禪自謂究竟得羅漢果優波耆多有善方便使彼此丘往他聚落即於中道化作賈客復現群賊凡五百人共為黨類來劫賈客殺害斫刺遍布在地時此比丘生大恐怖即便自知非阿羅漢復作十一是念我非羅漢是阿那含時彼賈客亡破之後有長者女語是比丘唯願大德與我共去比丘答言佛不聽我共女人行長者女言我望大德而隨其後比丘憐愍相望而行尊者

即復化作大河女言大德可共我渡比丘在下女處上流此女於後沒溺墮河白言大德濟我此難爾時比丘挽而出之生細滑想起愛欲心即便自知非阿那含於此女人極生愛著欲共交通將至屏處方乃見是優波毘多生大慚愧低頭而立尊者語言汝昔自謂是阿羅漢云何欲爲如此惡事將至僧坊教其懺悔爲說法要得羅漢道有一比丘作不淨觀結暫不起謂得聖道優波毘多告言比丘汝可彼往乾陀越國受教遊行至彼國土

於此國中有一長者名迦羅和生育一女端正殊特時此比丘即往其舍而從乞食女擎食出露齒而笑比丘見已生貪欲想由其本習不淨觀故取女齒相觀皆白骨由斯觀故得羅漢道自責本心而說偈言

外現於賢善 內實多染著 見其實相故  
心即得解脫

摩突羅國有長者子新娶婦已心生念言我於佛法欲求出家便辭父母父母答言我唯一子死猶不放何況生存子即白言若不放

我終不食也於是斷食從初一日至滿七日  
父母恐死即語之言當從汝願但出家後與  
我相見子大歡喜便辭而去詣優波毘多求  
哀出家尊者即時度令入道而自念言昔與  
父母本有期要即辭尊者往至其家見其父  
母及與本妻集四妻語之言若不還者當棄汝死  
比丘心悔便欲捨戒詣其師所云欲還家優  
波毘多告曰且待明日即受師教停在寺宿  
尊者於夜爲之現夢使此比丘見到本家其  
妻是日尋便命終父母親族嚴辦葬具送其

屍置於塚間須臾臭爛蟲蛆並出骨肉分  
散狐狼爭食即便驚覺往白其師師即告曰  
汝可往觀實如夢不乘師神力忽至其家妻  
時已死如夢所見思惟觀察深生厭惡即便  
逮得阿羅漢道憂留陀山有一老虎生於二  
子飢窮困極遂使命終二子失母唯至窘急  
優波毘多往至其所以食與之爲說偈言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爲樂  
日日與食爲說此偈是二虎子尋後命終生  
突羅國婆羅門家優波毘多往詣其舍單已

無侶婆羅門言何為獨行答言檀越我出家  
人寡於僕從婆羅門言我婦懷妊若生男者  
當相奉給後生二子顏容端正優波耆多往  
從索之婆羅門言兒皆幼稚若長大者當必  
相給至年八歲復往從索即以十三大子而與尊  
者小者復言十四可使我去諍競紛紜各欲出家  
優波耆多言此二子者皆應得道時婆羅門  
俱以二子付於尊者度令出家皆得羅漢即  
便使之採贍葡萄華答言大師此樹高峻我不  
能及尊者語言汝等是天豈無神足時二沙

彌即昇虛空採華奉獻尊者與諸弟子同立  
見其神德歎未曾有耆多語言此二沙彌前  
餓虎子汝本嫌我與此虎食今日宜可觀其  
神變弟子聞已生竒特想南天竺國有一男  
子與他婦女交通姪洸其母即便苦切訶責  
汝今當知姪欲之法多諸過患復因斯故無  
惡不造未來必生苦劇難處兒即瞋恚便殺  
其母往至他家求彼女人竟不獲得心生厭  
悔於佛法中出家為道不久誦習三藏通利  
善於言辭多諸眷屬與其徒眾往尊者所優

波毘多觀察彼人躬造逆罪無道果分即便  
默然而不與語三藏比丘知罪深厚復見不  
對還歸所止有一比丘坐禪思惟得世俗定  
即便自謂得四道證復於少時一樹下坐優  
波毘多化作比丘而往其所共相問訊在一  
面坐化人問言從誰出家答曰我師名優波  
毘多歎言大德善哉汝師無相好佛化人復  
言比丘汝誦何經答言我誦三藏經典化人  
復問汝證何道答言我得阿羅漢果以何證  
果答言俗定化比丘言若以俗定以證道者

即是虛妄比丘聞已深生悔恨一心精進得  
阿羅漢於罽賓國有一比丘名曰善見得世  
俗定具五神通若無雨時能令降注起增上  
慢謂證聖道優波毘多即便化作十二年旱  
人民惶怖求哀尊者尊者告曰我不能也罽  
賓國有善見比丘神通最勝極能請雨眾人  
咸往而求請之時此比丘即以神力飛空而  
至為請甘雨應時降注人民歡喜大設供養  
得供養已便主憍慢復作是念阿羅漢者無  
貢高心便詣尊者求哀懺悔為說法要得羅

集四

十四

漢道於南天竺有一比丘少欲知足好麤弊  
衣身體羸劣不能得道優波趨多觀察此人  
應現得道由身羸弱為辦衣服香油塗足應  
時逮得阿羅漢道如是化度無量衆生皆悉  
獲得阿羅漢果其得道者一人一籌籌長四  
寸滿一石室室高六丈縱廣亦爾於是名稱  
滿閻浮提世皆號為無相好佛化緣已訖便  
自思惟我今以法供養佛竟利安快樂同梵  
行者使諸四輩獲大饒益紹隆正法令不斷  
絕涅槃時至宜應滅度告諸大衆却後七日

我當涅槃爾時即集十方羅漢及諸學人淨  
持戒者不可稱數諸優婆塞無量百千尊者  
於是飛身虛空現十八變使諸四衆生大信  
心於無餘涅槃而取滅度以室中等籌而用耶  
旬十方羅漢亦入涅槃人天悲泣號哭傷感  
皆收舍利起塔供養

集四

十五

付法藏因緣經卷第四



永樂北藏

付法藏因緣經

第一二九册

付法藏因緣經卷第五

集五

後魏沙門吉叉夜共曇曜譯

商那和修臨涅槃時以法付囑優波耏多而  
作是言昔婆伽婆以無上法囑累尊者摩訶  
迦葉欲令衆生執大明炬永離諸苦受涅槃  
樂迦葉次付吾師阿難阿難轉復囑累於我  
我欲滅度委付於汝汝若於後欲涅槃者摩  
突羅國有善男子當出于世名提多迦久修  
願行辯才無盡汝當於後度令出家可以法  
眼悉囑累之優波耏多言唯然受教逮至尊

者優波耏多化緣將訖意欲涅槃觀提多迦  
出世未也思惟便知猶未出世爾時尊者優  
波耏多將比丘衆往詣其舍漸漸轉少乃至  
單已其父長者問言大聖豈無眷屬何以獨  
行優波耏多答曰長者我出家人無有給侍  
若有人者當見垂惠長者復言我樂居家不  
能爲道若後生子必相奉給優波耏多言善  
哉斯意當守此心勿令變悔而此長者數生  
諸子年皆童稚輒便命終最後生子名提多  
迦顏貌瓊偉聰明黠慧善能受學諸經論記

過去修行深種善本優波邇多往從索之長者歡喜手自付與將至僧坊度令出家年滿二十爲受具戒初白僧之時斷見諦結得須陀洹第一羯磨薄婬怒癡獲斯陀含第二羯磨欲界結盡得阿那含第三羯磨尋時斷除三界煩惱建立梵行成阿羅漢三明遠照六通具足遊步隱顯自在無礙優波邇多而告之曰慧日世尊慈悲普覆欲濟衆生生死大苦以無量劫所集之法囑累尊者摩訶迦葉作大明燈照諸癡闇普令一切皆得修學斷

絕愛網出欲淤泥迦葉次付阿難比丘阿難滅度囑累吾師商那和修商那和修以付於我如是相續常轉法輪灑甘露味療煩惱渴然我今者所作已辦涅槃時至滅度不遠以此法寶持用付汝汝可於後受持頂戴勤加守護無令漏失華五演法光明照愚癡闇又提多迦如來涅槃賢聖隱沒所有一切深經寶藏漸當衰損墜沒於地世間昏冥流轉生死所以者何在昔吾師商那和修旣滅度後七萬七千本生諸經滿足一萬阿毗曇藏凡有八

萬清淨毗尼如斯等法皆悉隨滅一人涅槃  
衆法衰滅況多賢聖俱皆滅度淨妙勝法永  
無遺餘是故我今慇懃付汝汝當至心敬順  
我意於諸衆生起大悲想受持流布無令斷  
絕提多迦言敬受尊教我當擁護如斯正法  
爲未來世作不請友於是次宣無上法味其  
所化度甚大弘廣緣訖涅槃人天悲感即收  
舍利起七寶塔燒香散華種種供養爾時提  
多迦臨滅度時以法付囑最大弟子名彌遮  
迦多聞博達有大辯才而告之曰佛以正法

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將涅槃用  
付於汝汝當於後流布世眼彌遮迦言善哉  
受教於是宣流正法寶藏令諸衆生開涅槃  
道化緣已竟臨當滅度爾時彌遮迦復以正  
法次付尊者佛陀難提令其流布勝甘露味  
難提於後廣宣分別轉大法輪摧伏魔怨爾  
時佛陀難提付囑佛陀密多其人德力甚深  
無量善巧方便化諸衆生令離惡見趣最勝  
道以大智慧而自莊嚴演清淨味摧滅異學  
如是功德不可窮盡我今隨順說其少分有

大國王總領天下高才勇猛多聞博達宗事  
異學信受邪見於佛法僧恒懷輕毀佛陀密  
多作是念言吾師難提以法付我我當云何  
敷演勝眼令諸衆生普得饒益復作是念今  
此國王甚大邪見我宜先往而調伏之譬如  
伐樹若傾其本枝葉華莖豈得久立作是念  
已於十二年躬持赤幡在王前行經歷多時  
王都不問過是已後忽便問之斯是何人在  
吾前行尋便召命而問其意答言大王我是  
智人善能談論欲於王前求一試驗爾時大

王即便宣令國內所有諸婆羅門長者居士  
聰明博達善於言辭悉可集吾正勝殿上與  
一沙門共對議論於是一切邪見外道辯才  
深遠智慧博達天文地理靡不綜練含忿毒  
心競來雲集時彼大王於正殿上嚴辦供具  
羅布茵蓐燒香散華莊麗明淨佛陀密多即  
昇法座共諸外道建無方論淺智之者一言  
即屈其多聰辯再便辭盡王見諸人理皆窮  
匱躬與密多自共議論始起言端亦尋摧屈  
佛陀密多即作是念我與王論不應顯勝而

語之言此義深淺王自解了爾時彼王即知其屈迴改邪心敬信正法受三自歸為佛弟子於自國土弘宣道化時此國中有一尼乾邪見熾盛毀謗正法辯慧聰達善能數算佛陀蜜多欲化彼故往為弟子就受斯術不久習學皆悉通集五了彼尼乾子出大惡聲罵辱於佛佛陀蜜多語尼乾子莫出斯言令汝獲罪此報必當墮大地獄尼乾子言汝豈能知如此之事蜜多答曰若不見信汝可算之既算已後自當證知時彼尼乾便自推算尋見其

身必墮地獄即大恐怖深生憂悔向於蜜多五體投地白言仁者我當云何得免斯咎佛陀蜜多告曰尼乾如因地倒還扶而起汝若歸佛此罪可滅爾時尼乾起大信心以五百偈讚歎如來改悔先罪甚自訶責佛陀蜜多即告之曰汝以此心善業緣故命終必得生于天上尼乾復言汝云何知我得生天蜜多告曰若不見信自算求實時尼乾子即便下算自見己身罪滅生天便大歡喜求哀出家蜜多答言今日宜可告汝眷屬然後乃當相

度出家尼乾弟子凡五百人即往其所而告之曰我見勝理情甚愛樂欲於佛法出家為道汝等今可隨意所欲更稟明師諮受勝法時諸弟子咸白師言本相宗仰如大雲蓋師入勝道意樂相隨時彼尼乾與五百人至尊者所俱共出家於是尊者佛陀蜜多美聲流布遍閻浮提其所教化無量眾生緣盡捨命弟子悲感收聚舍利起塔供養爾時尊者佛陀蜜多化緣既訖將欲捨壽告一弟子名脇比丘汝當於後廣敷聖教化諸眾生令得解

脫白言大師敬承尊教我當至心守護正法彼脇比丘由昔業故在母胎中六十餘年既生之後鬢髮皓白猷惡五欲不樂居家往就尊者佛陀蜜多稽首禮足求在道次即度出家為說法要譬如鮮淨白氈易受染色便於座上得羅漢道三明照徹六通無礙勤修苦行精進勇猛未曾以脇至地而卧時人即號為脇比丘善說法要化諸眾生所作已訖便入涅槃收集舍利起塔供養時彼脇比丘垂當滅度告一比丘名富那奢長老當知佛法

微妙有大功德是故諸聖頂戴奉持我受付  
囑守護斯法今欲涅槃用累於汝汝宜至心  
擁護受持時富那奢答曰唯然於是演暢微  
妙勝法其所化度無量衆生後於一時在閑  
林下結加趺坐寂然思惟有一大士名曰馬  
鳴智慧淵鑒超識絕倫有所難問靡不摧伏  
譬如猛風吹拔朽木起大憍慢草芥群生計  
實有我甚自貢高聞有尊者名富那奢智慧  
深邃多聞博達言諸法空無我無人懷輕慢  
心往詣其所而作是言一切世間所有言論

我能毀壞如電摧草此言若虛而不誠實要  
當斬舌以謝其屈富那奢言佛法之中凡有  
二諦若就世諦假名爲我第一義諦皆悉空  
寂如是推求我何可得爾時馬鳴心未調伏  
自恃機慧猶謂已勝富那語曰汝諦思惟無  
出虛語我今與汝定爲誰勝於是馬鳴即作  
是念世諦假名定爲非實第一義諦性復空  
寂如斯二諦皆不可得既無所有云何可壞  
我於今者定不及彼便欲斬舌以謝其屈富  
那語言我法仁慈不斬汝舌宜當剃髮爲吾

弟子爾時尊者度令出家心猶愧恨欲捨身  
命時富那奢得羅漢道入定觀察知其心念  
尊者有經先在閻室尋令馬鳴往彼取之白  
言大師此室闇冥云何可往告曰但去當令  
汝見爾時尊者即以神力遙伸右手徹入屋  
內五指放光其明照曜室中所有皆悉顯現  
爾時馬鳴心疑是幻凡幻之法知之則滅而  
此光明轉更熾盛盡其技術欲滅此光爲之  
既疲了無異相知師所爲即便摧伏勤修苦  
行更不退轉如是尊者以善方便度諸衆生

所應作已入於涅槃四衆感戀起塔供養昔  
富那奢臨涅槃時以法付囑弟子馬鳴而告  
之曰譬如闇室然大明炬所有諸物皆悉照  
了法之明燈亦復如是流布世間能滅癡闇  
是故如來演斯正法普令一切皆悉修行諸  
賢聖人常加守護共相委囑乃至於我我以  
勝眼持用付汝汝當於後至心受持令未來  
世普得饒益馬鳴敬諾當受尊教於是頒宣  
深奧法藏建大法幢摧滅邪見於華氏城遊  
行教化欲度彼城諸衆生故作妙妓樂名嘯

吒伽羅其音清雅哀婉調暢宣說苦空無我  
之法所謂有爲如幻如化三界獄縛無一可  
樂王位高顯勢力自在無常既至誰得存者  
如空中雲須臾散滅是身虛僞猶如芭蕉爲  
怨爲賊不可親近如毒蛇篋誰當愛樂是故  
諸佛常訶此身如是廣說空無我義令作樂  
者演暢斯音時諸妓人不能解了曲調音節  
皆悉乖錯爾時馬鳴著白氎衣入衆妓中自  
擊鐘鼓調和琴瑟音節哀雅曲調成就演宣  
諸法苦空無我時此城中五百王子同時開

悟厭惡五欲出家爲道時華氏王恐其民人  
聞此樂音捨離家法國土空曠王業廢壞即  
便宣令其土人民自今勿復更作此樂彼華  
氏城中凡九億人月支國王威德熾盛名曰  
栴檀罽毗吒王志氣雄猛勇健超世所可討  
伐無不摧靡即嚴四兵向此國土共相攻戰  
然後歸伏即便從索九億金錢時彼國王即  
以馬鳴及與佛鉢一慈心雞各當三億持用  
奉獻罽毗吒王馬鳴菩薩智慧殊勝佛鉢功  
德如來所持雞有慈心不飲蟲水悉能消滅

一切怨敵以斯緣故當九億錢王大歡喜為  
 納受之即迴兵眾還歸本國彼罽吒有大  
 功德被弘誓鎧志願堅固曾以泥團置於塔  
 上因立誓曰若吾來世千佛數中得成正覺  
 令此泥團變為佛像作是願已應時尋成儀  
 相奇特狀若圖畫心大歡喜踊躍無量王於  
 後時在路遊行見外道塔七寶莊嚴便大歡  
 喜謂如來塔前禮稽首至心恭敬燒香散華  
 說偈讚曰

具足一切智

斷除欲惱障

衆仙最勝尊

名稱遍三界 解脫離諸有 哀愍群萌類  
 所說成真諦 能傾邪論幢 是故我今者  
 頂禮應供尊  
 說是偈已應時寶塔分散崩落王見驚怖而  
 作是言我於今者福將欲盡失王位乎何故  
 我適禮此寶塔而使頽毀有人語言王所禮  
 者是外道塔以其威德微末尠少不堪受王  
 福德人禮是故爾耳即發塔下得尼乾屍衆  
 人歎曰奇哉大王德力深厚禮此邪塔令其  
 毀壞王之功德比於梵天又罽吒曾於一

時命剃鬚師教剃已鬚時剃鬚師在王前立而作是言我子端正智慧希有唯願大王垂哀矜愍以女妻之王大嗔恚而語之曰汝是賤人種姓卑劣云何我女妻汝子乎即便驅逐令至餘處而自默然不敢復語後更召來言還如前如是至三王思惟曰今此地下必有伏藏故令斯人敢為此語即便使人當下發掘尋便大獲種種寶藏王之智慧其事如是又屬昵吒在於一時訪問群臣諸國土中頗有智人可諮敬不當於爾時有一比丘名

達摩蜜多智慧深遠功德具足善能通達三昧定相南天竺國有二比丘心意柔和深樂善法素聞尊者坐禪第一即共相將往詣其所於其住處有三重窟爾時二人至下窟中見一比丘著弊壞衣形貌醜陋端坐窟前為僧然火時二比丘問言長老達摩蜜多為在何處答言今在最上窟中汝等宜可急往見之爾時二人進至上窟見向比丘已於中坐時一比丘語其伴曰此老比丘云何乃似向所見者時伴比丘聰慧機悟即語之曰今此

尊者尚能如是流布名聞豈不能至此處而坐即前為禮稽首問曰大德威名世間希有何故自屈為僧然火達摩密多告比丘曰子今當聽我念生死受苦長遠若使頭手可得然者吾當為僧而盡然之況餘身分及以然火何足為難吾念往昔五百世中常受狗身飢窮羸乏唯曾再飽乃於昔時值有一人飲酒既醉嘔吐委地我於是時食而得足又昔曾有夫妻二人以器煮糜熟已出外我見無人至其家內頭入器中食糜得足後欲出頭

了不能得於是夫妻從外還入見食其糜深生瞋忿即以利刀用剪吾首於五百世受斯狗身雖二飽滿而失身命以是思惟生死長久周遍五道受苦無量故吾今者不憚勤勞躬為衆僧而自然火時二比丘聞是語已深觀生死無量過患應時逮得須陀洹道如是尊者達摩密多智見高遠名稱流布王諸群臣素聞其名咸共白言大王當知罽賓山中有一比丘名達摩密多才慧超倫福德深厚王宜往彼問訊供養時罽毗吒即便嚴駕前

後圍繞往罽賓山離彼住處五百餘里王自  
念言若彼比丘福德淵廣乃能受吾恭敬禮  
拜設薄福人終不堪也達摩蜜多性好純素  
著弊壞衣顏容憔悴尊者弟子咸作是言罽  
昵吒王威名高遠屈駕來此禮覲大師宜自  
莊嚴著新淨服無令爲彼之所輕賤達摩蜜  
多告弟子曰如來昔日無有教勅若見豪貴  
則便莊嚴且出家人麤弊是常旣得其宜何  
所改易爾時彼王即便前進稽首恭敬問訊  
起居達摩蜜多知其心念即便咳嗽使王承

之爾時昵吒長跪合掌受唾而棄問言我今  
堪王供不王即摧伏倍生敬信尊者告曰王  
昔曾於勝道而來今可還從本路而去旣聞  
是語受教歸國爾時群臣咸生嫌忿云何大  
王本訪勝人旣得見之都不諮啓王告臣曰  
汝豈能知若斯事耶我於往昔積修福行今  
得爲王才慧超世尊者令我還修大業已受  
訓誨更何問乎王於後時至昵吒塔前路見  
有五百乞人同聲求哀稱施如我王聞是已  
大施乞人金銀瑠璃象馬田宅迴還造作種

種施會賑恤貧乏存慰孤老正法治世仁育天下時有一臣名曰天法便作是念云何大王見斯乞人建立如是功德勝業即問王言今王何緣見此乞人廣爲斯福爾時大王告天法曰乞人於我有深利益以其身形及與語言欲見曉悟我昔爲王不修福因是故今者飢寒窮困身體憔悴受諸苦惱王若不能乞向貧乏未來之生必當如我飢寒羸劣彼乞人者其事若此吾悟斯事是以爲福天法白言王今不但位勝天下智慧亦能總御萬

國時安息王性甚頑暴將統四兵伐罽唃吒罽唃吒王亦即嚴誠兩陣交戰刀劍繼起罽唃吒王尋便獲勝殺安息人凡有九億問群臣曰今我此罪可得滅不諸臣答言大王殺戮凡九億人罪旣深重云何可滅時罽唃吒尋置大鑊於七日中煮湯令沸洄涌騰波熾熱炎盛以一金環置斯湯內顧問群臣誰巧方便能得此環時有一臣來應王命便投冷水隨而取之手無傷爛尋獲金環王告臣曰我所爲罪如彼沸湯悔必可滅猶冷水處吾

所殺人雖有九億其罪重者唯二人半我當  
殺時有兩賢信臨被形戮稱南無佛而我殺  
之斯罪深重其一人者口言南無未知是佛  
爲富蘭那我復殺之故名半人爾時有一羅  
漢比丘見罽吒第五吒造斯惡業欲令彼王恐怖  
悔過即以神力示其地獄所謂斫刺劍輪解  
形悲叫哀號苦痛難忍王見是已極大惶怖  
心自念曰我甚愚癡造此罪業未來必受若  
斯之苦若吾先知如是惡報正使我身肢節  
分解終不起心加害怨賊況於善人生一念

惡爾時馬鳴即語王言王能至心聽我說法  
隨順吾教頂戴受持令王此罪不入地獄罽  
吒吒言善哉受教於是馬鳴廣爲彼王說清  
淨法令其重罪漸得微薄復有一醫名曰遮  
勒善解方藥聰敏多聞利智辯才慈和仁愛  
罽吒吒王素聞其名每常推覓會遇遮勒自  
詣王宮王聞醫至即作是言我今善能調和  
身體右脇而卧節量飲食若斯之者何用醫  
爲遮勒語言王能如此宜應出家夫爲王者  
縱情極欲任放身口今王尚能斂攝防護何

貪斯位久居世間王聞是已自知理屈即召  
令入共相慰問醫即語言大王若能信受吾  
教隨順不逆當令王身色力充足飲食消化  
終無病患王曰善哉敬承來教其後不久所  
愛夫人自覺有娠滿足十月生一男兒先已  
命終從胎倒出其母苦痛性命危懼從後展  
轉生輒如是爾時遮勒入手胎中解其兒衣  
然後乃出於是母人安隱全濟醫言大王自  
今勿復幸此婦人若近之者必當如本罽毗  
吒王姪欲火盛不自裁量更幸斯婦後續生

子如前苦毒時遮勒醫始覺五欲過患根本  
便作是念罽毗吒王我躬教誨不受吾言致  
斯衆苦當知愛欲甚不可樂敗德喪身莫不  
由之壞好名聞汚辱梵行凡夫迷惑不能捨  
離智者了之觀如怨賊我今宜應捨斯惡法  
隱居林藪坐閑念定於是辭王出家學道高  
才邈世淵明博達演諸記論遊化世間復有  
一臣名摩皀羅智慧超倫才藝希世白罽毗  
吒大王若能隨順臣教必當令王威伏四海  
一切宗仰八表歸德宜察臣言無令彰露王

曰甚善當如卿言爾時大臣廣集勇將嚴四  
種兵所向皆伏如電摧草三海人民咸來臣  
屬屬昵吒王所乘之馬於路遊行足自摧屈  
王語之言我征三海悉已歸化唯有北海未  
來降伏若得之者不復相乘吾事未辦如何  
便爾爾時群臣聞王此語咸共議曰屬昵吒  
王貪虐無道數出征伐勞役人民不知厭足  
欲王四海成備邊遠親戚分離若斯之苦何  
時寧息宜可同心共屏除之然後我等乃當  
快樂因王病瘡以被鎮之人坐其上須臾氣

絕由聽馬鳴說法緣故生大海中作千頭魚  
劍輪迴注斬截其首續復尋生次第更斬如  
是展轉乃至無量須臾之間頭滿大海時有  
羅漢為僧維那王即白言今此劍輪聞捷推  
音即便停止於其中間苦痛小息唯願大德  
垂哀矜愍若鳴捷推延令長久羅漢愍念為  
長打之過七日已受苦便畢而此寺上因彼  
王故次第相傳長打捷推至於今日猶故如  
本如是馬鳴以本行願演甘露味為屬昵吒  
王興大饒益其所度脫無量億人所應作已

便捨命行集其舍利起塔供養馬鳴菩薩臨  
欲捨命告一比丘名曰比羅長老當知佛法  
純淨能除煩惱汝宜於後流布供養比羅答  
言善哉受教從是已後廣宣正法微妙功德  
而自莊嚴巧說言辭智慧淵遠外道邪論無  
不摧伏於南天竺興大饒益造無我論足一  
百偈此論至處莫不摧靡譬如金剛所擬斯  
壞比羅臨當滅時便以法藏付一大士名曰  
龍樹然後捨命龍樹於後廣為衆生流布勝  
眼以妙功德用自莊嚴天聰竒悟事不再問

建立法幢降伏異道如是功德不可稱說今  
當隨順顯其因緣託生初在南天竺國出梵  
志種大豪貴家始生之時在於樹下由龍成  
道因號龍樹少小聰哲才學超世本童子時  
處在襁抱聞諸梵志誦四韋陀其典淵博有  
四萬偈偈各滿足三十二字皆即照了達其  
句味弱冠馳名擅步諸國天文地理星緯圖  
識及餘道術無不綜練有友三人天姿竒秀  
相與議曰天下理義開悟神明開發幽旨增  
長智慧若斯之事吾等悉達更以何方而自

娛樂復作是言世間唯有追求好色縱情極  
欲最是一生上妙快樂然梵志道勢非自在  
不為奇策斯樂難辦宜可共求隱身之藥事  
若得果此願必就咸曰善哉斯言為快即至  
術家求隱身法術師念曰此四梵志才智高  
遠生大憍慢草芥群生今以術故屈辱就我  
然此人輩研窮博達所不知者唯此賤法若  
授其方則永見棄且與彼藥使不知之藥盡  
必來師諮可久即便各授青藥一丸而告之  
曰汝持此藥以水磨之用塗眼臉形當自隱

尋受師教各磨此藥龍樹聞香即便識之分  
數多少錙銖無失還向其師具陳斯事此藥  
滿足有七十種名字兩數皆如其方師聞驚  
愕問其所由龍樹答言大師當知一切諸藥  
自有氣分因此知之何足為怪師聞其言歎  
未曾有即作是念若此人者聞之猶難況我  
親遇而惜斯術即以其法具授四人四人依  
方和合此藥自翳其身遊行自在即共相將  
入王後宮宮中美人皆被侵掠百餘日後懷  
妊者衆尋往白王庶免罪咎王聞是已心甚

不悅此何不祥為怪乃爾召諸智臣共謀斯  
事時有一臣即白王言凡此之事應有二種  
一是鬼魅二是方術可以細土置諸門中令  
人守衛斷往來者若是方術其跡自現設是  
鬼魅入必無跡人可兵除鬼當呪滅王用其  
計備法為之見四人跡從門而入時防衛者  
驟以聞王王將勇七凡數百人揮刀空中斬  
三人首近王七尺刀所不至龍樹斂身依王  
而立於是始悟欲為苦本敗德危身污辱梵  
行即自誓曰我若得脫免斯厄難當詣沙門

受出家法既出入山至一佛塔捨離欲愛出  
家為道於九十日誦閻浮提所有經論皆悉  
通達更求異典都無得處遂向雪山見一比  
丘以摩訶衍而授與之讀誦愛樂恭敬供養  
雖達實義未獲道證辯才無盡善能言論外  
道異學沙門義士咸皆摧伏請為師範即便  
自謂一切智人心生憍慢甚大貢高便欲往  
從瞿曇門入爾時門神告龍樹曰今汝智慧  
猶如蚊蚋比於如來非言能辯無異螢火齊  
輝日月以須彌山等葶藶子我觀仁者非一

切智云何欲從此門而入聞是語已赧然有愧時有弟子白龍樹言師恒自謂一切智人今來屈辱為佛弟子弟子之法諮承於師諮承不足非一切智於時龍樹辭窮窮情屈心自念言世界法中津途無量佛經雖妙句義未盡我今宜可更敷演之開悟後學饒益衆生第五作是念已便欲為之立師教戒更造衣服令附佛法而少不同欲除衆情示不受學選擇良日便欲成之獨處靜室水精房中大龍菩薩愍其若此即以神力接入大海至其宮殿

開七寶函以諸方等深奧經典無量妙法授與龍樹九十日中通解甚多其心深入體得實利龍知心念而問之言汝今看經為遍未耶龍樹答言汝經無量不可得盡我所讀者足滿十倍過閻浮提龍王語言忉利天上釋提桓因所有經典倍過此宮百千萬倍諸處此比不可稱數爾時龍樹既得諸經豁然通達善解一相深入無生法忍具足龍知悟道還送出宮時南天竺王甚邪見承事外道毀謗正法龍樹菩薩為化彼故躬持赤幡在王

前行經歷七年王始懷問汝是何人在吾前行答曰我是一切智人王聞是已甚大驚愕而問之言一切智人甚為希有汝自言是何以取驗龍樹答曰王欲知者宜當見問既說之後乃可證知王聞是語便作是念我為智主大論議師問之能屈未足為奇既不如彼所損甚多默然無言亦復非理如是思惟良久不決事既窮迫俛仰問之諸天今者為何所作答言大王天今正與阿脩羅戰王既聞已譬如人噎既不得吐又不得咽設非其言

無以為證欲納彼說事又難明龍樹復言此非虛論王且待之須臾當驗語訖空中刀劍飛下長戟短兵相繼而落王復語言干戈矛稍雖為戰器何必是天阿脩羅也龍樹答曰雖若虛言當驗以實作是語已脩羅耳鼻從空而下王始驚悟稽首為禮恭敬尊重受其道化爾時殿上萬婆羅門見其神德歎未曾有剝除鬚髮而就出家時諸外道聞是事已悉來雲集合怒懷嫉求競言辯於是龍樹以大智慧方便言辭與諸外道廣共論議其愚

短者一言便屈小有聰慧極至二日辭理俱盡皆悉降伏剃除鬚髮就其出家如是所度無量邪見王家常送十車衣鉢終竟一月皆悉都盡如是展轉乃至無數廣開分別摩訶衍義造優波提舍十有萬偈莊嚴佛道大慈方便如是等論各五千偈令摩訶衍光宣於世造無畏論滿十萬偈中論出於無畏部中凡五百偈其所敷演義味深遠摧伏一切外道勝幢時天竺國有婆羅門邪見熾盛善知呪術欲以己能競名龍樹白彼王言唯願大

王垂哀聽我與此沙門爭誦道力若彼勝我我當屬之我若勝彼當見屬我王言大德汝甚愚癡此菩薩者明同日月智齊衆聖汝今庸劣豈可爲比欲以藕絲懸須彌山牛跡之水等量大海我今觀仁亦復如是幸自思惟無虧高德婆羅門言王爲智人一切瞻仰猶如日月莫不觀察吾言虛實宜以理驗大王云何逆見凌憊爾時彼王見其至意嚴駕往請龍樹菩薩清旦俱集正德殿上時婆羅門即以呪力化作大池廣長清淨池中出生千

身五

十九

葉蓮華自坐其上語龍樹曰汝處於地類同  
 畜生我居華上智慧清淨寧敢與吾抗言議  
 論爾時龍樹復以呪力化為白象象有六牙  
 金銀交絡徐行詣池趣其華座以鼻絞拔高  
 舉擲地時婆羅門傷背委困即便摧伏歸命  
 龍樹我甚頑嚚犯逆大師唯願愍哀聽吾悔  
 過龍樹慈矜度令出家是時有一小乘法師  
 見其高明常懷忿嫉龍樹菩薩所作已辦將  
 去此土問法師言汝今樂我久住世不答曰  
 仁者實不願也即入閑室經日不現弟子咸

怪破戶看之遂見其師蟬蛻而去天竺諸國  
 並為立廟種種供養敬事如佛

付法藏因緣經卷第五

音釋

瑣姑回切 蓐而六切 昵尼質切 賑止忍切 啗  
偉也 薦楚也 昵楚禁切 賑舉救也 啗  
音強居仰切 識符識也 銖尚朱切 驟十鈕  
卓弱繡也 識符識也 銖尚朱切 驟十鈕  
切疾 赦赤愧也 稍色角切 嚚魚斤切  
之言 蛻化也 輪芮切 稍色角切 嚚魚斤切  
者 蛻化也 輪芮切 稍色角切 嚚魚斤切

付法藏因緣經卷第六

集六

後魏沙門吉又迦夜共曇曜譯

龍樹菩薩臨去此世告大弟子迦那提婆善男子聽佛以大悲愍傷衆生演甘露味利益來世次第相付乃至於我我欲去世囑累於汝汝當流布至心受持提婆敬諾當承尊教於是宣說真法寶藏以智慧力摧伏異學博識淵玄才辯超絕擅名天下獨步諸國其初託生南天竺土婆羅門種尊貴豪勝由毀神眼遂無一目因即號曰迦那提婆智慧深遠

機明內發顧目觀察無愧於心唯以其言人未信受道化不行夙夜憂念於彼國中有一天神鍛金為形立高六丈咸皆號曰大自在天有求願者令現獲報提婆詣廟求入拜覲王廟者言天像至神人有見者不敢正視又令退後失覓百日汝今但當詣門乞願更復何求而欲見耶提婆答言神審若斯吾乃願見設不如是非我所欲時人聞之咸竒其意追入廟者數千萬人提婆既至稽首為禮天動其眼怒目視之提婆語曰天實神矣然今

相觀甚大卑劣夫為神者當以精靈偃伏群類而假黃金玻璃為飾勞費民物何斯小也即登高梯鑿出其目時諸觀者咸有疑意大自在天威德高遠云何為此小婆羅門之所毀辱將無彼神名過其實爾時提婆曉衆人曰神明遠大近事試我深達彼心所念故登金山聚出玻璃珠咸令一切皆悉了知精靈純粹不假形質吾既非慢神豈辱也作是語已從廟而出即於其夜求諸供備明日清旦敬祠天神迦那提婆名德素著智與神會

其所發言無不響應一夜之中供具斯備大自在天作一肉形高數四丈左眼枯涸徐步安詳而來就坐遍觀餽饍歎未曾有嘉其德力能有所致而告之曰善哉大士深得吾心以智見供汝今真是敬信我者世人愚癡唯得吾形以食奉獻畏而誣我今汝供饌美味具足汝之左眼宜當垂給若能見與真上施也提婆答言善哉受教即以左手出眼與之天神力故出而隨生索之不已出眼數萬天神讚曰善哉摩納真上施也欲求何願必滿

汝意是時提婆白天神曰我素明識不假於外唯恨吾教人莫信受正願我言後必流布神曰甚善即便起退於是提婆詣龍樹所剃除鬚髮受出家法周遊揚化廣濟群生南天竺王總御諸國懷真高心信用邪道沙門釋子一不得見國人遠近咸受其化提婆念曰樹不伐本枝條難傾人主不化道豈流布其國正法王家出錢雇人宿衛爾時提婆應募爲將荷戟前驅整勒部曲威德恩仁物樂其政王嘉其意問曰何人侍者答言此人應募

既不食稟又不取價在事恭謹性好閑習未達其心何求何欲王即召之具問其意答言大王我是智人善於言論欲於王前而求驗試即便許之爲建論座爾時提婆即立三義一切聖中佛最殊勝若於諸法佛法無比救世福田衆僧第一第六八方論士能壞斯語我當斬首以謝其屈所以者何立理不明是爲愚癡若斯之頭非吾所惜八方論士咸來雲集亦各言曰我若有屈斬首相謝愚癡之頭非吾甘樂提婆語言我所修法仁活萬物要不

如者當剃汝髮以爲弟子不斬頭也立此要  
已便共論義諸外道中情智淺者適至一言  
尋便屈滯智慧勝者遠至二日辭理俱匱悉  
剃其髮度今出家爾時有一外道弟子兇頑  
無智恥其師屈形雖隨衆心結怨忿含毒熾  
盛嚙刀自誓彼口勝我我刀伏汝作是語已  
持挾利刀常於日夜伺求其便爾時提婆出  
在閑林造百論經以破邪見弟子分散樹下  
思惟提婆菩薩起定經行外道弟子往至其  
所執刀窮之汝昔曾以智伏吾師我於今者

刀破汝腹即便決之五臟出外命猶未絕愍  
其狂愚而告之曰我有衣鉢在吾坐所汝可  
取之急上山去我諸弟子未得道者若脫遇  
汝必當相執或送於王困汝不少夫身名者  
衆患根本汝今迷惑愛惜情重是故宜當好  
自防護時諸弟子有先來者覩見其師發聲  
悲哭合諸門徒競各雲集驚怖號咷宛轉于  
地其中或有狂奔走共相分衛追截要路  
爾時提婆語衆人曰諸法本空無我所無  
有能害亦無受者誰親誰怨孰爲惱害汝等

今者愚癡所覆橫生妄見種不善業彼人所  
害害吾往報非殺我也於是放身蟬蛻而去  
迦那提婆未捨身時告於尊者羅睺羅曰佛  
婆伽婆為度衆生演暢妙法利益來世次第  
委囑乃至於我我若滅後當付於汝汝宜護  
持深經寶藏令諸衆生普皆蒙益羅睺羅言  
善哉受教於後敷演深經妙法以智慧力摧  
滅邪道三聞說法盡能受持龍樹提婆及斯  
大士名德並著美聲俱聞當是時也有婆羅  
門聰慧奇悟善於言論造鬼名書甚難解了

第六

章句廣博十有萬偈為三大士而讀誦之龍  
樹一聞尋便開悟善能憶持如舊誦習提婆  
未解重為宣釋既經再聞復即明了提婆善  
薩為羅睺羅更廣分別演其章句羅睺羅聞  
豁然意解時婆羅門便大驚怪此諸沙門才  
慧乃爾讀吾此書不久通利善能分別似若  
舊習即便信伏改其邪心彼羅睺羅聰慧如  
是有善方便教化衆生然後以法付囑尊者  
僧伽難提令其流布饒益衆生僧伽難提有  
大功德智慧深遠修菩薩行以堅誓願而自

莊嚴超過聲聞緣覺境界曾於一時有阿羅漢棄捨重擔具諸功德僧伽難提欲試彼故即宣一偈而問之言

轉輪種中生 非佛非羅漢 不受後世有亦非辟支佛

大德應當好諦五六觀察如上所言是何等物爾時羅漢即入三昧深諦思惟不能解了便以神力分身飛往兜率陀天至彌勒所具宣上事請決所疑爾時彌勒告彼羅漢世以泥團置於輪上埏埴成瓦如是瓦者豈同諸聖至

後世乎時彼羅漢即便開解還閻浮提宣說斯事僧伽難提語言大德此必當是彌勒菩薩為汝宣說然後解耳如是智慧神力變化濟諸群生不可限量所應作已將欲捨身至一樹下指攀樹枝尋便捨壽猶依此樹諸羅漢等欲移其屍置平坦處積薪耶旬如須彌山不可傾動盡其神力亦無異相即便復以諸大白象并力挽之不能移動如芥子處尋積香木就下閣毗其火熾盛焚燒身盡樹更萎鬱都無彫毀時衆咸見歎未曾有收取舍

利起塔供養僧伽難提捨身已後有羅漢名  
僧伽耶舍次受付囑流布法眼廣化衆生拯  
諸苦惱有大智慧言辭清辯昔雖出家未證  
道迹遊大海邊見一宮殿七寶莊嚴光明殊  
勝僧伽耶舍齋時已到即往彼宮說偈乞食  
飢爲第一病 行爲第一苦 如是知法實  
可得涅槃道

是時舍主即出奉迎敷置茵蓐請入就坐僧  
伽耶舍見其家內有二餓鬼裸形黑瘦飢虛  
羸乏鎖其身首各著一鉢復有一鉢滿中香

飯以瓶盛水安置其側爾時舍主即取此食  
奉施比丘語言大德慎勿以食與此餓鬼爾  
時比丘見其飢困即以少飯而施與之鬼得  
食已即吐膿血遍流在地汚其宮殿爾時比  
丘怪而問之此鬼何緣受斯罪報舍主答曰  
斯鬼前世一<sup>第六</sup>是吾息一<sup>六</sup>是兒婦我昔布施作  
諸功德而彼夫妻恒懷恚惜我數教誨都不  
納受因立誓曰如此罪業必獲惡報若受罪  
時我當看汝由是因緣得斯苦惱小復前行  
至一住處堂閣嚴飾種種奇妙滿中衆僧經

行禪思日時已到鳴椎集食食將欲訖爾時  
餽饌變成膿血便以鉢器共相打擲頭首破  
壞血流汚身而作是言何爲惜食今受此苦  
僧伽耶舍前問其意答言長老我等先世迦  
葉佛時同止一處客比丘來咸共瞋恚藏惜  
飲食而不共分以此緣故今受斯苦如是尊  
者僧伽耶舍周遊大海遍行觀察見于地獄  
凡有五百即生獸惡深患三有訶責五欲甚  
生怖畏便作是念世間造業終不敗亡如影  
隨形誰能捨離我今應當方便求免觀察情

至得羅漢道六通無礙三明清徹於一山林  
有五百仙勤修苦行欲望梵福僧伽耶舍往  
至其所爲宣三偈讚佛法僧五百仙人俱得  
道迹如是尊者廣爲佛事教化已訖便入涅槃  
槃收集舍利起塔供養僧伽耶舍未滅度時  
以法付囑鳩摩羅馱而告之曰佛以正法付  
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欲涅槃持用  
相付汝宜至心勤加守護鳩摩羅馱答言受  
教於是次宣深法寶藏彼之功德甚深淵遠  
發大弘誓行菩薩道智慧辯才猶如大海少

有名稱國人宗仰鳩摩羅馱童子少有美名  
以何緣故號美名耶有一長者緣事餘行以  
二甕金寄其親友一甕金大二者金小語親  
反言吾欲他行持此相寄我子意若有欲得  
者必可與之後長者子往從索金親友爾時  
還其小者彼即瞋恚不肯取金遂共相將詣  
斷事所具陳上意以求理決衆斷事官莫能  
分了鳩摩羅馱時爲童子於路遊戲聞其訟  
音即作是言兒得金矣何勞苦諍其父本言  
隨子所欲今樂大者理自屬之爾時斷事便

用其語於是名聞馳布四遠因即號爲美名  
童子出家學道才慧超世至一國土人多頑  
嚚雖聞法教都不信受鳩摩羅馱即語之言  
汝今可集鐵馬萬騎遣人乘之在吾前過便  
如其言即爲嚴辦鳩摩羅馱暫一見已盡皆  
分別人名馬色衣服相貌具足宣說無一錯  
謬彼國人民方皆信伏造諸經論遊化世間  
所爲已訖即便捨壽鳩摩羅馱臨捨命時告  
一比丘名闍夜多長老當知如人度海必由  
船筏衆生如是欲離三界修行善法然後得

出故我今者欲付汝法宜好習學利益人天  
闇夜多言善哉受教遂演深法度化世間彼  
闇夜多有<sup>大</sup>功德精進勇猛勤修苦行善持  
禁戒無有漏失世尊所記最後律師曾於衆  
中有一比丘其嫂至寺持食餉之姪火熾盛  
便共交通犯重禁已尋自悔責極生慚恥我  
大愚癡造斯惡業吾今定非沙門釋子衣鉢  
盡置三歧杖上處處遊行高聲唱言我是罪  
人不應須著佛法染衣爲<sup>豐</sup>既重必入地獄  
當於何處而得救護時闇夜多語比丘言汝

今若能隨順我語當令汝罪尋自消滅比丘  
歡喜白言受教時闇夜多即以神力化作火  
坑其焰猛盛令此比丘自投其中爾時比丘  
爲滅罪故舉身投入大火坑內於時猛焰轉  
成清流纒齊其膝都不傷害時闇夜多告比  
丘曰汝以善心至誠悔過所有諸罪今悉摧  
滅卽爲說法得羅漢道由是緣故世皆號爲  
清淨持律復於一時將諸弟子圍遶往詣德  
又尸羅城至其城已時闇夜多慘然慙感弟  
子疑怪問其師意答言且止後當宣說小復

前行路見一烏爾時尊者欣然微笑諸弟子  
衆重白師言唯願哀愍說其因緣時闇夜多  
告衆人曰我初至城於其門下見餓鬼子飢  
急羸困前白我言毋生吾已入城求食自與  
別來滿五百年飢虛窮乏命不云遠尊若入  
城見我母者爲吾具宣辛苦之事我始入城  
便見彼母即爲具說其子飢乏爾時鬼母前  
白我言吾入城來經五百年未曾能得一人  
啜唾何以故我旣新產氣力羸憊設得少唾  
爲諸鬼神之所欺奪始於今日值一人唾邊

集六

九

無餘鬼會遇得之欲出城外共子分食門下  
多有大力鬼神畏其侵奪復不敢出唯願尊  
者垂哀矜愍持我出城與子相見我於爾時  
將此鬼母出於城外令共子食即問彼言汝  
生已來爲幾時耶鬼答我曰吾見此城七返  
成壞國土豐樂人民熾盛又見毀敗殄滅無  
遺我聞彼言深歎生死受苦長遠無有邊際  
以是緣故慘然顰蹙彼烏因緣善聽當說乃  
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在世教化我於  
爾時爲長者子志猷五欲常念出家我若爾

持作沙門者必斷衆結得羅漢道吾之父母  
不見從志强爲娉妻欲遮斷我我不違命便  
即娶妻娶妻已後復欲出家父母語言爲汝  
娉妻正求繼嗣若生一子乃當相放我尋受  
教與共交會生一男兒年始六歲爾時父母  
即教此兒汝父若出欲作沙門當抱其足而  
語之曰父若捨我誰見養活先當見殺然後  
可去爾時此兒如父母教啼泣抱我甚生悲  
戀我於爾時以愛染心即語子言吾當爲汝  
不復出家與彼兒故不得道證九十一劫流

轉生死於五道中未曾得見今以道眼觀察  
彼烏乃我前世所生之子愍其嬰愚久處生  
死以斯因緣是故微笑如是尊者善說法要  
以辯才力遊化世間所爲已訖入般涅槃尊  
者闍夜多臨當滅度告一比丘名婆修槃陀  
汝今善聽昔天人師於無量劫勤修苦行爲  
上妙法今已滿足利安衆生我受囑累至心  
護持今欲委汝當深憶念婆修槃陀白言受  
教從是以後宣通經藏以多聞力智慧辯才  
如是功德而自莊嚴善解一切修多羅義分

別宣說廣化衆生所應作已便捨命行次付  
比丘名摩奴羅令其流布無上勝法彼摩奴  
羅智慧超勝少欲知足勤修苦行言辭要妙  
悅可衆心善能通達三藏之義於南天竺興  
大饒益時有尊者號曰夜奢辯慧聰敏甚深  
淵博與摩奴羅功德同等亦能解了三藏之  
義流布名聞咸爲宗仰曾於一時彼摩奴羅  
至北天竺尊者夜奢而語之曰恒河以南二  
天竺國人多邪見聰辯利智長老善解音聲  
之論可於彼土遊行教化我當於此利安衆

生時摩奴羅即如其語至二天竺廣宣毗羅  
無我之論摧伏一切異道邪見所爲旣辦捨  
身命終於是以後次有尊者名鶴勒那夜奢  
出興於世受付囑法廣宣流布福德深遠才  
明淵博化世迷惑令就正路所作已訖然後  
捨身復有比丘名曰師子於罽賓國大作佛  
事時彼國王名彌羅掘邪見熾盛心無敬信  
於罽賓國毀壞塔寺殺害衆僧即以利劍用  
斬師子頭頭中無血唯乳流出相付法人於  
是便絕如此之法爲大明燈能照世間愚癡

卷六

十一

黑闇是故如上諸賢聖人皆共頂戴受持守護更相付囑常轉法輪爲諸衆生起大饒益斷塞惡道開人天路逮至最後斯法衰殄賢聖隱沒無能建立世間闇冥永失大明造作惡業行十不善命終多墮三惡八難是故智者宜當觀察無上勝法有大功德微妙淵遠不可思議譬如賈人欲過大海必乘船舫然後得度一切衆生亦復如是欲出三界生死大海必假法船方得度脫法爲清涼除煩惱熱法是妙藥能愈結病即是衆生眞善知識

爲大利益濟諸苦惱何以故一切衆生性無定相隨所染習起善惡業若有習近外道邪見受其教戒永即流轉無有邊際是則不名善知識也若有人能起信敬心親近賢聖聽受妙法由聽斯法功德因緣出欲淤泥受最勝樂是故此法名善知識宜應勤心習近供養必能令人離三惡苦如昔往日華氏國王有一白象氣力勇壯能滅怨敵若有罪人令象踏殺後時象廐爲人所燒移在異處近一精舍聞有比丘誦法句曰爲善生天爲惡入

淵心便柔和起慈悲意後付罪人都不殺害  
但以鼻齶舐之而去王見斯已心大惶怖召  
諸智臣共謀此事時有一臣即白王言此象  
繫處近在精舍必聞妙法是故爾耳今可移  
繫令近屠肆彼覩殺害惡心當盛王用其計  
繫象屠所象見殺戮剝斬截惡心猛熾殘  
害增甚以是當知衆生之類其性不定所以  
者何畜生猶尚聞法生慈見有屠殺便爲殘  
害况復於人而不染習起善惡業是故智者  
宜應覺知邪見惡法多所損害棄而離之勤

法六

十二

作方便習近聖法受持流布起大師想由是  
微妙功德因緣永當超越三惡道苦度生死  
海受涅槃樂又此法者爲得道利全分因緣  
是故復名真善知識如昔阿難白佛言世尊  
善知識者於得道利作半因緣佛言不也善  
知識者即是得道全分因緣阿難當知此閻  
浮提除大迦葉舍利弗等其餘衆生若不遇  
我恒當流轉無解脫期是故我言善知識者  
能大利益以此緣故當知佛法最尊最妙爲  
無有上無量功德之所成就是故世尊初成

正覺於樹王下端坐思惟一切世間若使無有父母師長單獨孤露永無恃怙我今應當依誰而立復作是念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悉以勝法用爲師範我亦應當如三世佛深妙勝法用以爲師由是緣故佛常恭敬如斯妙法心敬禮拜勤加守護當知此法甚爲希有是故智者宜應受持又於往昔有婆羅門持人髑髏其數甚多詣華氏城遍行街賣經歷多時都無買者便極嗔恚高聲唱言此城中人若不就我買髑髏者吾當相爲作惡名聞

言汝諸人愚癡闇鈍爾時城中諸優婆塞聞是語已畏其毀謗便持錢物至彼買之即以銅鈇貫穿其耳若徹之者便與多價其半徹者與價漸少都不通者全不與直時婆羅門問優婆塞我此髑髏皆悉無異何故價直而有差別優婆塞言如前髑髏有通徹者斯人生時聽受妙法智慧高勝貴其若此相與多價其半徹者雖聽妙法未善分別以是因緣與汝少直全不通者此人往昔都不聽法吾以是故不相與價時優婆塞持此髑髏往至

城外起塔供養命終皆得生于天中以是因緣當知妙法有大功德能所建立何以故此優婆塞以聽法人髑髏起塔尚生天上況能至心聽受斯法供養恭敬持經人者此之福報甚難窮盡未來必當成無上道是故諸有欲得無上安隱快樂為化衆生作大饒益皆應受持如是勝法

付法藏因緣經卷第六

音釋

啣魚列切 莛莛時連切 莛莛時連切 和和土也 承承職積切 積積貨四切  
 也莛莛切 莛莛時連切 和和土也 承承職積切 積積貨四切